@岳路平：美国众神与中国众仙第二期准备开房，三个录音机都准备好了，开房。今天这么早不知道有没有人来？  
  
@Tz：好，早来有早来的好处，好几个大神在旁边只有我一个头像出现，挺好的这样。  
  
@岳路平：Tz，你来了吗？  
  
@Tz：岳老师，我把脑图稍微更新了一下，把一些新东西放到里面去了。上次我粘贴过来一部分，同时把T5、T9的脑图直接作为一个(外文00:02:03)，放到了七五一十二的脑图里面去了，这样可能以后检索起来会方便一些。  
  
@岳路平：好，我怎么看不到你？Tz。是不是我得刷新一下？  
  
@Tz：发点屏幕旧图就出来了。  
  
@陈楸帆：Hello，岳老师。  
  
@岳路平：陈老师好。  
  
@陈楸帆：好早。  
  
@岳路平：陈老师，你平时几点起？  
  
@陈楸帆：我一般6点多。  
  
@岳路平：那可以。  
  
@陈楸帆：一会儿要出去，主要是一会要出去，所以我只能听听后面的。  
  
@岳路平：可以。  
  
@陈楸帆：主要是来跟倪老师打招呼，我是倪老师的粉丝。  
  
@岳路平：你们认识吗？  
  
@陈楸帆：认识。  
  
@岳路平：认识是吧？  
  
@陈楸帆：怎么可能不认识，倪老师研究领域现在已经又前进一步了。修真，性别，一直在关注。  
  
@岳路平：这个太酷了。我非常期待，我为了了解你的玄幻观，陈楸帆的玄幻观，紧急去搜索了一下，还是能搜索到。  
  
@陈楸帆：没啥玄幻观。  
  
@岳路平：还是能搜索到几句的。  
  
@陈楸帆：是吗？不会吧？  
  
@岳路平：有的。你不是写了一篇文章吗？还有一个四个象限图吗？待会我们来让疯狂着迷于玄幻修仙的倪老师评价一下。他可能认为你是一个这个叫什么？死理工男那种。  
  
@陈楸帆：没有，我现在想法又不一样了。  
  
@岳路平：有更新是吧？太好了。我们大维老师这是属于狂热喜欢。  
  
@陈楸帆：大维老师？  
  
@岳路平：大维老师呢？  
  
@李大维：早，刚起来。  
  
@陈楸帆：对，大维老师好。老师是在深圳吗？  
  
@李大维：我现在在上海。  
  
@陈楸帆：在上海。我们可以组织一个线下的。  
  
@岳路平：面基。  
  
@陈楸帆：我在上海。  
  
@李大维：那我们改天那个，可以到新车间去，在换了一个新的地方很漂亮的。  
  
@陈楸帆：好。  
  
@李大维：对吧？看你什么时候有空。  
  
@岳路平：倪老师好。倪老师好。倪老师能听见吗？  
  
@Nicole 倪湛舸：能听见，你能听见我吗？  
  
@岳路平：可以很清楚。  
  
@Nicole 倪湛舸：给于老师好，陈老师好。  
  
@陈楸帆：倪老师好，倪老师好。  
  
@岳路平：还有大维老师。  
  
@Nicole 倪湛舸：大维老师好。  
  
@岳路平：还有天资，天资不许人教老师的，天资。  
  
@陈楸帆：不是老师，天资就可以了，OK。  
  
@Nicole 倪湛舸：天资好，天资，不许人教他老师的好。  
  
@岳路平：倪老师，你跟陈楸帆是认识的是吧？  
  
@Nicole 倪湛舸：我们有聊过，但是没有见过面，对不对？  
  
@岳路平：那不跟我一样。  
  
@陈楸帆：云端网友。  
  
@岳路平：肉身是没有见过的。  
  
@Nicole 倪湛舸：以后希望有机会见面。  
  
@陈楸帆：对，疫情放开之后，我觉得。  
  
@Nicole 倪湛舸：不知道得熬到什么时候。  
  
@陈楸帆：对。关键还有疫苗的问题，就是你。  
  
@Nicole 倪湛舸：你们有打的疫苗吗？  
  
@陈楸帆：我还没有，但是身边好多朋友都打了。我在观察他们的。  
  
@Nicole 倪湛舸：我好想打疫苗。  
  
@陈楸帆：对，我发现特别不一样，国内的其实能拖就拖着，在国外的特别想打。  
  
@Nicole 倪湛舸：对，打了疫苗可以出来玩，都在家憋着。  
  
@陈楸帆：对。但在国内就好像大家都不太care。  
  
@李大维：因为国内已经很安全了。  
  
@岳路平：我给你们先介绍一下，倪老师和陈楸帆老师应该，陈老师肯定是知道大维了，李大维。陈楸帆小林知道李大维，然后倪老师可能你不知道李大维吧？  
  
@Nicole 倪湛舸：我只有在群里看到过李老师。  
  
@岳路平：李老师是我们中国创客文化的教父，他可能要打引号，但是在我心目中他是亚洲创客教父。其实媒体上也是这么说的，不是我心目中。还有邱林川老师，邱老师在吗？Jack海盗？邱老师是去刷牙了吗？  
  
@Jack 邱林川：我正在煮早饭。  
  
@岳路平：邱老师，因为我们美国众神和中国众仙一周以前有过一期，那一期聊完了之后，邱林川老师就成立了一个牙膏牙刷教，他现在。  
  
@Nicole 倪湛舸：好厉害，(听不清00:08:22)好厉害。  
  
@岳路平：牙膏牙刷教。  
  
@Nicole 倪湛舸：好多教主，我们今天是来拜教主的，是不是？  
  
@岳路平：是。  
  
@Jack 邱林川：我们来接受传教的。  
  
@岳路平：阿呆在吗？  
  
@阿呆：在。  
  
@Nicole 倪湛舸：阿呆老师好。  
  
@阿呆：不敢当，大家都在。  
  
@岳路平：阿呆是我们这个房间的发起人，美国众神就是他提议要开的房间。  
  
@Nicole 倪湛舸：谢谢阿呆老师开了这个房间。  
  
@岳路平：第一期也是阿呆分享了非常多。后来阿呆的分享好像被倪老师小小的diss了一下是吧？  
  
@Nicole 倪湛舸：没有了，不是diss了，只不过崇拜的一个different perspectives，就会有不一样的另外一个视角来丰富一下。  
  
@岳路平：好， 我们今天专门叫陈楸帆上来假装陈楸帆是倪湛舸的他者是吧？  
  
角色5:没有，我是粉丝。是倪老师的粉丝。  
  
@Nicole 倪湛舸：我是陈老师的粉丝，我见到陈老师就说陈老师我要为你写论文。  
  
@岳路平：你们不要这么客气好吗？我这个设计被破掉了，我本来是希望你们吵架的。  
  
@Nicole 倪湛舸：吵不起来。  
  
@岳路平：失败。本来我还假装你们两个是互为他者是吧？我们不废话了，现在直接开始了，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一个流程，今天是一个录音坊，因为好不容易把倪老师、楸帆老师、大为、邱林川老师、阿呆全部的聚在一起，我觉得会碰撞出一些，陈老师你的克里卡拉的的时候，把麦克风关一下。  
  
@陈楸帆：好的。  
  
@岳路平：我觉得一定会非常的有趣，这个观点，我给大家说一下。陈老师待会要有事，所以我们不能太啰里啰嗦的，倪老师也只能待一个多小时，而且现在对于东八区的人来说，现在太早了，估计他们会比较的困难。我想在通告里面也分享了，我觉得是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我先采访陈楸帆和倪老师，我问的问题你们两个都回答。对，这是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陈楸帆可能要去忙了，但是他有可能会挂着听。倪老师就来给我们分享他的三个问题，这三个问题都非常的酷。这三个问题在通告里面已经有了，我就不说了。好，我直接就开始进入采访环节。第一个问题有点啰嗦，但是我要强行压抑住，我不能说太多，但是不说。不说多一点好像也说不清楚，简单说就是一个老梗，就是科幻和奇幻的关系，科学和迷信的关系，是吧？李老师肯定非常有研究，你知道我是艺术家，我更关注艺术方面的。在上个世纪的时候有徐悲鸿和徐志摩的区别，我们会比较敏感，因为我听过陈楸帆在纽约也给我一个演讲，科幻里面发生的事，也有类似于徐悲鸿和徐志摩这种，就简单说，徐悲鸿画画是拿来救国的，所以说要画得像，老百姓就说你得画人画的像，画的像才能搞宣传。那么就是说他要救亡图存这些功能。徐志摩这帮，包括艺术上的林风眠、刘海粟一大堆的，他们都是追求现代派的，后来都没有什么好下场，或者都去了台湾，或者都到了欧美。总而言之，斗来斗去斗下来，最后斯大林的文艺座谈会和毛泽东的文艺座谈会，这种现实主义宣传功能的东西就活下来了。突然就跳到了科幻的角度，我都有点忘了，我听陈楸帆演讲好久了，科幻也是一样的，一开始他们也是天马行空的，以前我在学校我还给学生看过晚清的科幻作家，他们也是挺疯狂的，飞向太阳、地心火车、隧道什么的，你们肯定都很有研究，待会跟我们分享。包括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写了一篇叫什么《中国先睡后醒论》，后来被梁启超就把它给强行捏造成为一个睡狮猛醒的故事，对吧？对他们来说《弗兰肯斯坦》就已经是一篇老著作了，因为弗兰肯斯坦是1818年写的。梁启超他们把它翻译成《佛兰金仙》，太修仙了，特别有意思，佛就是佛祖的佛，仙就是修仙的仙，就是《弗兰肯斯坦》翻译成《佛兰金仙》。我们直接跳到现在，以前无论是晚清还是他们这些，包括鲁迅、梁启超他们都写过一些科幻，但是到了我们的新中国，我不要扯太长了，就说现在。你看刘慈欣，《流浪地球》一出来，我觉得马上他就上春晚了，不是，他没上春晚，就上了其它台的晚会，跟那些什么工程师，天宫号一大堆的，就是非常的硬核，就呆在了一起，他好像有点重演了实用主义的感觉。好，大概就这个意思，你们都听得懂我在说什么。所以说在中国是不是很快那种天马行空的，像现代派一样的那种想象力，野兽派那种想象力，最后都会被驯服成为一种实用主义呢？因为这个也是很尖锐的，我们可以看到陈楸帆老师也是一直在跟产业界有很密切的结合，就是这个科幻如何成为一种对于创新有用的东西。李老师我私底下也请教了一两句，倪老师就认为科幻是正统，科幻是主流，但是倪老师认为玄幻更有趣、更有意思，因为玄幻在动摇宗教科学迷信的边界，而科幻是把这些边界自然化和正当化的。为了了解陈楸帆的玄幻观，我还专门去搜了一下，昨天晚上我也分享到群里了。但我刚才问了陈楸帆，他说他观点要更正，陈楸帆弄了一个象限图，意思就是说左上角应该是这种，我不讲了，有点绕不过来。总而言之，如果你是纪录片式的东西，只有认知性，没有陌生化。如果你没有陌生化的审美效果，但如果只有陌生化而没有认知性，那纯粹是玄幻小说，非常的疏离玄妙，无法用理性和逻辑去把握认知性和陌生化之间的辩证关系，让阅读科幻小说成为一种不断挑战、破坏和重塑认知和审美边界的思想探险。而且我有一个访谈里面，陈楸帆还把科幻作品的读者定位为高中生、大学生或者刚工作几年了，因为他要对比较，如果没理解错的话，就比较任何硬核的一些美感，要有感觉，不然他就会去读玄幻了，好，我扯的有点远，总而言之，最后归结给两位老师来说。以前我还看过一本书叫《科学是如何败点迷信的》，但是好像赫拉利在他的《未来简史》，还是《人类简史》里面说科学本身也是一种宗教，马克思主义好像是第一门科学宗教。科学本身会不会是一种迷信呢？科学可能不是败给迷信的，科学可能本身就是一种迷信，这个就是我作为一个小白的问题，就科幻和奇幻的关系，科学和理性的关系，请陈楸帆先来。  
  
@陈楸帆：好，谢谢岳老师。这个问题很大，但是也很有趣，也是我这几年可能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不好意思，我买的快递到了。第一个问题，我们先说说科幻跟玄幻的关系，我觉得倪老师肯定一会会有更加专业的分析。但在我来说，可能以往我们会把科幻变成一种有核心科学依据，或者说围绕一个科学的假想来展开的一种叙事，但玄幻就不一定需要有这个东西。但现在其实慢慢的大家会觉得这个边界越来越模糊，它其实是一直被打破重塑的一个过程。所以我现在其实也不觉得说这两者之间可能一定是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这种分界线。我刚才听岳老师说的，其实有点像是讨论我们到底是一个文类，或者说一个艺术的形态到底是要向一个实用主义，还是向更开放性的这种审美价值的一个方向去发展，我觉得在中国其实一直有这种实用主义的传统，大家都懂的。所以科幻在这片土壤上它必然会接受这种实用主义的改造，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就是它要生存下来，它要发扬光大，它必须要让人觉得它有用，不管是哪个层面上的有用，但是在这过程中是不是我们审美的空间，就是刚才说的像这种天马行空的东西就会变少？其实我觉得不一定。因为现在我会发现我重新去看，比如中国科幻受影响最深的是美国黄金时代的这种作品，比如说阿西莫夫、克拉克、海因莱因这些，也包括更早的这种凡尔纳，就是古典时期的科幻，它其实都是非常的科学乐观主义，或者说有很强的这种内核，是基于理性跟这种可理解性，世界或者说宇宙是一种可理解的存在。但我回过头去看，我会觉得它里面其实有很强的一部分，是在表达新兴资本主义的这种新教伦理。其实这个东西是它的一个内核，它要不断地对外去扩张，不断地要去实现技术上的一个积累和超越，用它去解决很多的实际问题。回到中国的语境里，其实这个精神，当然我们不能叫它新教伦理，但是这个精神其实在当下的中国，或者说这40年里，它是有一定的反应的。这个东西其实就是契合了为什么我们会这么去接受美国式的这种黄金时代风格，以至于现在这个风格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很多市场的读者，包括媒介平台的这种选稿的口味。也包括在刘慈欣老师的作品里，其实有非常明显的这种表达。但是我们肯定不能用新教伦理这些东西来来说，但是我觉得它代表了新中国，或者说改革开放之后的一种中国式的一个精神的内核，是这个东西，而不是它的别的东西去让它成为一个大众接受的，而且是被各个阶层所认为，可以从里面去汲取精神资源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这个原因其实我最后给它归结成是一个叫神话性，神话性的意思，这个就到了我们第二个问题，就是科学与宗教，或者你说是否科学也是一种迷信的问题。我觉得我们所谓的迷信其实就是你接受一种排他性的信仰，你只接受某一个特定的信仰，你排斥其他的可能性。在我看来，迷就是你完全受控，或者受操作于这个信仰系统，无法接受其他的这种可能性。如果从这个角度上去看，科学确实可以称之为一种迷信，但在这个巨大的科学信仰的潮流下肯定还是会有很多变动，会有很多的这种缝隙，会有很多人其实是处于一个夹缝之中的状态。所以简单说比如说中医、中药这样的一个讨论，其实在中国它就是一个叫缝隙里面不断在被探讨、被挑战，然后被质疑的一个过程，就特别有意思。前几天我们北大校友群里，是有一位师兄他就在推荐一款无药治疗的机器，它是机器，它是用电流的方式，可能是交流变频的这种电流，有点像是我们小时候的周林频谱仪，但是可能更先进一些，但它基于的原理完全是中医的那套理论。他在里面说这个东西好，他自己用了，他家里人用了，治疗后确实改善了一些症状。但是其他的校友就会站出来挑战他，说你这个是伪科学等等，就非常有意思。为了了解，我后来去加了机器发明人，他其实是一个北大医学院的博士，他还在英国拿了一个医学博士的学位。所以我可能会回过头去跟他在一起了解一下他到底这背后思想是啥，我特别感兴趣这种处于所谓科学和伪科学的中间一个模糊的地带。我觉得如果根据波普尔的说法，科学它的最核心的一个点是可证伪性，很多东西我们为什么说它是伪科学或者说是玄学，就是因为它的不可证伪性。但这个东西肯定是会随着时间不断在变化的，我相信科学如果是铁板一块，它自己也不会自我更新、自我发展。科幻在这里面的作用，就是去把一些尚不可证伪的东西，用一种叙事的方式，用讲故事的方式，让大家去提前去体验、感受、接受里面的一些冲击，不管是情感上、认知上、伦理道德上的冲击，如果有一天它从一个不可证伪性变成了一个可证伪性的时候，我们这些人其实就相当于一个先知的角色，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科幻作家现在在中国其实很多时候他会被放在这样的一个位置上，是因为他有这种特殊的身份感，在神话里他就是类似于萨满这样的一个角色。我理解现在学界其实对神话也是有一些比较新的看法，我们不会特别像原来我们小时候，教科书上说这个是古人因为愚昧，因为对世界没有科学的认知，通过创造这样一些故事来帮助他们去理解外部世界。当然某种程度上是对的，但是现在我们可能会用更多的视角，比如说上海交大的叶舒宪老师，他是一直在用文化人类学在做神话研究，现在他可能提出了四重证据法，所谓四重证据法就是不光是文献里的，还包括考古的发现，也包括口头叙述的历史，甚至包括一些没有实质的一个器物，但是有这种图像，包括这种符号的存在。它都是作为这种四重证据的一部分，他现在其实是在领导一个很大的国家社科基金，可以说是中华创世神话的这种梳理，或者说重建的一个过程，因为中国神话，大家其实知道，它是一个非常不成体系，非常零散，非常碎片化的，而且经过了历朝历代的不断的阐释，很多东西其实跟原来肯定也是很不一样的，所以怎么样去真正地理解中国的神话体系？其实是一个蛮难的事情，也包括有赵丙祥老师，他其实中国政法大学的社会学系的老师，也是我有一个大师兄，其实现在他也要做神话，他提出的使用比较社会学的方式，比如说我们从古希腊跟中国找出一个从类型上很相似叙事的两个神话故事，我们去进行对比，我们去找出其中的一些相似异同之处，把它放回到历史的背景语境中去，我们去理解到底这个神话真实的意义，真实的作用，到底是什么样的，所以我们其实并不会去说这个神话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因为那个所谓的绝对真实性，其实我觉得这已经是一个伪命题了，就什么是真、什么是假。所以我们讲的更多的是一个相对意义上，或者说功能学上的一个真伪，我觉得这是更有意义的，所以我觉得在科幻身上同样是有这个东西，比如说我要去骂《流浪地球》，我就说它那个行星发动机根本不可能有那么大的功率，能够把地球推力轨道，或者说这样的事情不可能发生等等等等，会找出很多的天文物理学上的这些依据去杠。但在我看来，这些其实都不是这个故事的核心，这个故事的核心就在于你接受了这样的一种前提。在这种前提下可能发生的所有的故事，你应该去接受这种所谓的叫做悬置的怀疑，这个是(人名00:30:38)讲的一个文学的理论，就只有这样，你才能够去接受一种虚构性的叙事。所以对于科幻来说，我觉得最重要其实不是它的科学性，而是它的神话性。它探讨的议题，它怎么样去用这些元素，科学的也好，人文的也好，或者说不可知的元素，去构建一个这样的可以被认知，可以被共情、可以被接受，可以被审美的这样一种故事形态，然后他可以把这个核心的价值观，核心的理念传递下去，我觉得这个是科幻的一个核心。所以现在都会经常说科幻就是当代的新神话，这绝对没有问题。只不过说我们要怎么样重新地去理解创造这种新神话，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对于创作者来说最难的一个东西。因为你要把握好这个度，把握得不好，可能会变成倪老师研究的那个领域，玄幻小说，那么可能大家对它的接受又是另外一回事。所以这个度怎么去把握，其实我也是一直在思考，可能用创作去思考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我就先说这么多，然后交给倪老师。  
  
@岳路平：陈楸帆对这个事好像想得还很深。我觉得好像远远不是那个象限图可以概括的，我很感兴趣听倪老师怎么聊，倪老师。  
  
@Nicole 倪湛舸：谢谢楸帆刚才说得那么多、那么好，其实我是借着陈老师刚才已经搭起来的架子，我就来做一些补充，因为他已经说得都很详细，也很透彻，我就跟着刚才陈老师说的结构，我就先说一下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刚才岳老师有说到底什么是科幻，什么是玄幻？其实我觉得还有必要再加一个词，就是奇幻和玄幻。在英文里科幻是science fiction，和science fiction对应的那个词是fantasy，但是在中文里fantasy的翻译，其实它又有两个分支，一个是奇幻，一个是玄幻。奇幻就是按照西方的那种generic convention，就是那种西方的fantasy的套路，然后用中文写的那些小说叫做奇幻小说，但是还有玄幻小说。玄幻是以中国的宇宙观为背景，现在要带入一个新的区分，就是说我们首先要区分科幻和fantasy，fantasy内部还要分奇幻和玄幻，奇幻其实就是西方的fantasy，玄幻是中国自己的fantasy，可以说就是中国特色的fantasy。为什么要做区分呢？其实又跟科幻和science fiction和fantasy的区别有关，刚才陈老师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说科幻小说其实有一个前提，它的那些想象是要有technical science的基础的，要有科技上的这种可行性，如果说当你从所谓的feasible变成了impossible的时候，你就从science fiction的领域划到了fantasy，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fantasy的它的定义，其实很多人都在讨论，因为我这些年一直在做的就是fantasy studies，fantasy studies对怎么定义fantasy？吵了几十年，到底什么是fantasy？现在大概有一个共识，就是fantasy是在18世纪启蒙运动之后，当科学的世界观它有一个scientific rationality，它成为一个主导性的意识形态，然后由主导性的意识形态去界定什么是现实的边界，什么是可能的，什么是不可能的？所谓的imagination of the impossible的时候，如果你所援引的资源就是你的那些resources，你有一个大的repository，你的这些resources是来自等于说是启蒙运动之前的那种西方的世界观的，就是西方的那种裸法官，那么你这个就是奇幻。如果你用的是中国的世界观宇宙观，其实就是中国宗教和我们熟悉的那种在欧洲占统治地位的基督教的整个的世界观是很不一样的，所以就是奇幻和玄幻又很不一样。这样的话，刚才陈老师也有说哪怕是科幻在中国它会有一个实用的问题，这也是一开始岳老师就提的，你是实用的还是审美的？科幻它可能在这两个方向上都会有所努力，我觉得需要加一点的，不管奇幻和玄幻，可能是它放弃了这种，就是scientific rationality的束缚，就是它的一个特征，还有一个特征，同时它也放弃了审美对它的束缚。我之所以就是说我们的奇幻和玄幻文学，它并不主流，那是因为哪怕从艺术和审美的角度来看，它也是放弃了主流的地位，因为它不想去做审美，哪怕在艺术的层面上，它做的就是transaction of desire，我就是要满足你的欲望。所以在这种意义上，奇幻和玄幻也很实用，它的实用并不是说它来给你就是开拓一些新的想象，当然它也会做这方面的工作。可是更加有意思的是，它就是满足你深层次的欲望，它就是要激发你的欲望，满足你的欲望，在这个意义上，它的商业性非常有潜力的，这也是说为什么现在中国的网络文学，其实是被奇幻、玄幻所统治的。科幻相对来说，它会更加的就是主流化，被官方所承认。它不光是有 state level的 recognition，它也有这种审美意义上的，科学意义上的，方方面面它都更加的主流化。奇幻和玄幻它就是方方面面它都深入大众，它是真正的通俗文学。它要偏离我们日常生活的现实，科幻和奇幻、玄幻，把这三个放在一起，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对应物，就是现实主义文学。现实主义文学是19世纪的主流，然后到了20世纪，它仍然是主流。其实到了20世纪末，21世纪初，奇幻、玄幻、科幻，它们才慢慢地把现实主义文学的地位给撼动了一下。就像一开始于老师刚刚开场的时候就有说，有提到徐悲鸿和徐志摩，有救亡图存和你这种，比方说这种个人的审美之间的冲突，其实现实主义文学走的就是救亡图存的路线。科幻当它和救亡图存产生共鸣的时候，它是会得到比它主流更为主流的，现实主义文学背后的一整套的这种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的构建的这种认同，奇幻和玄幻它走的是另外一条道路，它就是要深入民间，它要激发欲望，进行欲望的这种交换。在这种意义上，如果我们看救亡图存那个年代，其实中国的科幻，我们一般会追溯到晚清，岳老师和陈老师都很熟悉了，中国的奇幻也好，玄幻也好，它有两次起步，一次起步是在一九一几和一九二几年的时候，当时就是我们熟悉的武侠小说，是民国旧武侠，那个时候就是平江不肖生，有还珠楼主，他们当时写的小说是有很强烈的超自然因素的，里面充满了佛道，都是要有什么剑仙，然后你能御剑飞行，你要收集法宝，有了法宝你才可以，当你修炼到一个程度，有了天劫你才能度过去。就这些它的所谓的文学想象，它并不是走的科学的路线，它并没有要去融合科学，或者迎合科学，它其实就是回到了被label成配(音译00:40:49)打压成迷信的这种中国前现代的世界观里面的那些想法也好，那些实践也好，然后他在这条脉络上，他开始讲故事。然后这个故事他也并不一定就是要遵循这种救亡图存的主线，当然了平江不肖生他也有写。《江湖奇侠传》就是霍元甲的故事，我们现在熟悉的什么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其实是从平江不肖生，那个时候有烂商的，他写霍元甲。然后当时的武侠其实是中国玄幻的第一次起步，然后他一方面他有去跟这种救亡图存的话语，他有一定的共鸣，他会写《江湖奇侠传》，而且平江不肖生他发明了我们现在都很熟悉的一个概念，叫做内力，大家看武侠小说肯定都很熟悉这个了。但是内力这个概念其实在平江不肖生之前是不存在的，他为了把中国原先的那些等于说那种cultivation techniques，那种类似气功，气功其实也是一个现代的发明，他为了把以前的那些就是修炼的那种功法，然后纳入到这样一个科学的世界观里，他就分成了所谓的外功内功，外力内力，这个内力就等于说被他神秘化。然后这等于说他和一个科学世界观的妥协。然后不和科学世界观妥协的是还珠楼主，他继续写《御剑飞行》，然后他的故事都是脱离人世的，就在抗日战争的时候，他的《蜀山剑侠传》还在连载，这个其实挺有意思的。他当时非常的畅销，大家一边逃着难，或者是在城里面，在什么天津上海这种租界里面，一边就是很痛苦的忍受的这种战争，一边大家在读还珠楼主的这种蜀山的那种什么剑侠这个派那个派，其实他写的是这种超越历史的，他和当时的这种民族国家的构建这种救亡图存，他完全就跳出范畴，他就给你一个，你说他是逃避现实也好，就是什么桃花源也好，乌托邦也好，但是他真的就是另外一条路径。然后再说到中国的所谓的 fantasy的第一次起步，为什么说是第一次起步？那是因为应该是1927还是1928年平江不肖声的江湖奇侠，我刚才说错了，《江湖奇侠传》时还是比较的fantastic的。他写霍元甲的是另外一部小说，然后《江湖奇侠传》当时是改编成了电影，就是著名的《火烧红莲寺》，然后《火烧红莲寺》就火爆的不得了，然后里面充满了我们现在说起来是封建迷信的东西，所以它被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给禁了。然后在之后由于《火烧红莲寺》很火爆，又出了很多那种仿制的就是山寨的电影，其他的类似的电影，然后那些都被国民政府禁掉。其实就是说当时的国家和它的精英阶层，它的整个的主旨是要去除封建迷信，然后要把中国宗教就是按照基督教的模式去整体性的改造，而国家太认同的就是唯一的所谓的orthodox，其实是科学，这就回到了科学，宗教、迷信，等于说它是一个三角形，它们三者之间是互动的关系，然后这三者的关系其实非常的复杂，我们以为这科学是科学，宗教是宗教，迷信是迷信。但其实他们全都是互相渗透的，所以现代民族国家才那么紧张的要去去除迷信，要去把迷信从中国宗教的这么几个大的传统佛道儒，还有民间宗教。要把这几个中国自己的传统里面的迷信性因素给去除，还要把宗教搞的更加的内心化、精神化，同时外部的世界就留给了科学。所以那个时候的科幻小说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它一般讲的就那时候科幻小说主要是乌托邦小说，它其实讲的是这种它是一种社会理想，跟救亡图存的关系就特别的密切。而所谓的(外文00:45:40)奇幻、玄幻就是民国旧武侠，一方面它也想往救亡图存这条线靠，另外一方面它又有这种跟等于说是现代主流，它有那种不可磨合的这种 (外文00:45:58)，它就没有办法去融合，所以它就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时候，中国第一次的奇幻玄幻的起步就被生生的打断了。虽然它后面也是有延续，一直延续到1949年，1949年当时应该是共和国成立之后就发了一个文件，那个文件具体的题目一下子记不清了。但大意就是说要把那种什么荒诞的、什么反动的这种封建迷信的那些作品，都给禁止掉。在那之后当年的那些武侠作家全部封闭，1949年以后，等于说这个武侠在大陆上就完全消失了。我们熟悉的什么古龙、金庸，其实是在(外文00:46:42)写作，他们是在香港台湾，而且他们写作的武侠小说，如果你去跟能够被称为奇幻玄幻的旧武侠相比，它已经是去除了封建迷信的，它就是更加的和科学(外文00:46:57)。而且它是回到了中国历史的环境里，它就是回到了中国的(外文00:46:57)和还珠楼主想象的那种，等于说是完全超出这种现代世界观的，它(外文00:47:08)就特别的不一样了。中国的奇幻和玄幻，它的第二次起步要到21世纪初。21世纪初的话，跟刚才陈老师说的科幻的脉络完全不同的一条脉络，其实就是网络文学。网络文学上它之所以会出现中国的奇幻小说，其实中国的玄幻，但是受了西方奇幻的刺激。但是因为当时其实很简单就是魔戒来了，魔戒来了，同时(外文00:47:50)也来了，这两个都是等于说(外文00:47:50)已经发展到(外文00:47:57)。它来的不仅是小说，还有游戏、还有电影，它整个的就是一整套的(外文00:48:04)，在21世纪初整个的进入中国，在全世界等于说它也是非常的流行。有那种电影研究的学者，就有文章研究过，说其实到了20世纪末21世纪初，真正就是(外文00:48:22)的这种电影类型也好，或者说这种小说类型也好，其实的是玄幻，不是科幻。刚才陈老师也说了科幻，如果你更早你可以看到古典时代，像弗尔纳那些人。20世纪其实有黄金时代，其实黄金时代之后到了现代，占据市场的是玄幻。其实有几个解释，解释之一是说其实玄幻也好，就中国的玄幻也好，西方的奇幻也好，它的本质还是科学，它跟科技还是有关系，它所对应的科技不再是工业革命时代的科技。其实它进入到了这种Digital era，它有那种量子力学，等于说当你科技再推进的话，就是你的Science technology它就会越来越玄学化，玄幻其实它是Capture这样一个新的Tag guys。还有一点就是说我们原先习以为常的那些Post enlightenment rationality，比方说有科学作为主导，宗教是内心追求，迷信是应该被去除的，这些都叫做世俗主义话语。世俗主义话语在八九十年代，其实它在八九十年代之前，它就已经开始慢慢的崩溃，然后在现在我们其实就是从世俗年代进入了一个后世俗年代，整体的来说，我们的对科学技术的想象也好，对整个社会政治结构的想象也好，都发生了变化。比较传统的科幻它已经在某种意义上，它不能够完全的去Capture这些新的变化，所以奇幻和玄幻在全球范围，陈老师可能有不同的意见，其实在全球范围也在中国，它有一个Ascendancy，或者说它Return with the vengeance。怎么说，虽然它在主流的视角里，或者说在理性的视角里看上去它可能还是不那么的光彩，虽然它并不是特别的被Expected(音译00:50:54)，但它的社会影响力，比较通俗的说它的产业价值它有可能是大于科幻的。如果大家去看现在的，你看那种Model Comics，这种DC，Model，它们算科幻吗？超人他能飞起来，或者说你看漫威里面，复联里面，你看北欧的神，然后跟阿尔美，他们这些人全都就是混为一谈，这些其实都是有奇幻和玄幻的特征。我这么说，我觉得奇幻和玄幻它是比科幻更大的一个类别，科幻是它的一个子文类，就奇幻和玄幻还有科幻，他们其实都是Deviation from consensus reality。科幻的相对来说比较的狭义一点，因为它还要遵循科学规律，遵循人类的理性，人类的感官经验，而奇幻和玄幻它就把这些桎梏都打破。而且这奇幻和玄幻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被归类为所谓的封建迷信或者魔法的，往往是前现代和非西方的世界观，它其实还有一点点去知名的潜力。你看中国的故事的话，它是给那种中国宗教回到我们的，等于说Public的注意视野里面，他给了一条通道。刚才陈老师也有说，说黄金时代的科幻跟新教伦理的积极奋斗的精神有关，如果你去看中国宗教，向大家推荐余英时老师的《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最近又出了英文本，它据说有修订，有很多新的内容，它其实回应的就是韦伯的新教伦理。韦伯在写新教伦理之后，他写了中国，又写印度，他的论点就是说中国和印度不可能发展出资本主义，因为你的Confucianism，你的儒教也好，或者印度的印度教也好，你就没有这种对这个世界的那么强烈的执着，你就没有那种勤奋的观念，然后(人名00:53:29)就反驳他，他就是说如果你是看佛道儒，它给出了大量的故事，其实就是非常的disworldly oriented，他有大量的修炼的这种故事，那些修炼它其实都是涉及你在这个世界里的等于说这种具体的，就是对你的这种身体的那种cultivation，或者对人际关系的cultivation。中国其实在明清，它就是有很多的那种商人，商人他跟佛道儒的关系都很密切，我们哪怕是走玄幻的路径，看中国宗教怎么样在玄幻小说里面被重写，其实也是有这样一条跟资本主义互相参购的线索，而且我还有进一步的一个argument，如果你看韦伯的那本书，其实他讲的是这种rise of industrial capitalism，是那种工业资本主义。(人名00:54:39)他其实他说的是贸易资本主义，他们之间有一个时间差，但是如果我们现在看中国的玄幻小说，他所engage的是新的数码资本主义。我们如果把(人名00:54:52)和韦伯放在一起，如果他们俩之间能够有一场debate，(人名00:55:00)会跟韦伯说，你认为中国的宗教的环境不可能产生资本主义的这种伦理，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因为中国的佛道儒能够foundation这种商人精神，韦伯就会说我看的不是贸易资本主义阶段，我看的是工业资本主义阶段。我觉得他们之间可能就会有一场debate，可是我觉得(人名00:55:30)他说的既是宗教伦理，他确实他回避了工业资本主义阶段，但是如果我们再跳过工业资本主义阶段，到了数码资本主义阶段，他说的是宗教伦理，跟比如说数码资本主义阶段的这种self enterprising的neoliberal的 human subject，他又有了一个新 resonance。所以在这种意义上，我觉得就回到岳老师一开始的问题，就所谓的实用性，真的以网络为基础的，它其实是一个internet based中国的 fantasy，它有奇幻的 aspect，也有玄幻的aspect。其实它是，怎么说呢？它有非常实用的一面，它直接挣钱了，中国的 internet literature，它是一个huge industry，而且你去看它huge industry里面这些故事，他那些故事全都是赤裸裸的资本和老公的故事，所以今天邱老师也在，待会我特别想听邱老师怎么说，如果你去看玄幻小说的生产和消费，看玄幻小说它这个故事内部的各种就是那种矛盾和冲突，它完完全全的它就是一个数码资本主义的新类型，它是一个整个数码资本主义世界的一个encapsulation，它是一个小小的缩影。所以在这种意义上我才会觉得fantasy，就是奇幻和玄幻至少在我看来，在目前这个环境里，我觉得它比科幻更有意思。欢迎陈老师来反驳我。  
  
@岳路平：陈老师要反驳吗？  
  
@陈楸帆：其实跟李老师想的恰恰相反，我是站在她这一边的，我完全认同她说现在玄幻比科幻更有意思的论断，因为这也是跟历史有关系。我们跟原来的那种科技主义或者说理性可推测性这种美学风格主导的一个科幻，在我看来就走向了一个比较狭隘的空间，所以我自己也写了很多这样的东西。但我会深切地感受到它其实在更大的一个历史版图的变动里面，可能需要一些突破，那这个突破从哪里来？就是从边界的推倒，然后重塑，那么这个像刚才李老师说的，我们肯定是需要去接续到一些原来我们认为是在玄幻的领域里的元素，包括所谓的一些封建迷信，包括一些上古的神话，包括一些你无法用现有的科学理论跟架构去解释的东西，就是更玄学的一些东西。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可能Marvel、DC他们在商业化的过程肯定做得非常成功，但你会在里面找到非常多的杂糅的这种风格。那这个其实回看比如说20世纪初，中国怎么样去接受这种科幻小说，很多当时自己创作的，比如说《新中国未来记》，包括《新纪元》什么的一些小说，它就是这样一种杂入性质的，它带入了很多法术、法宝，这种神魔大战，但是会用上一些非常科学的概念，试图去把它包装成一个非常理性、非常科学的样子，但其实Dota它的内核，其实是另一个流派的，就是非西方的那套体系。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就是得一起来，它是一个没有办法说完全分开的一种状态。也包括刚才李老师说的非常多非西方的，带有这种反殖民主义色彩的这种叙事，这也是我特别感兴趣的，也是我从去年开始，我会去国内很多的少数民族的聚集区，我们去了解他们的一些比较原生态的这种宗教崇拜，比如说萨满教的崇拜，比如说这种自然，应该叫泛名论的一种世界观，我会觉得说这个东西可能是我们在当下，比如说一个全球数码资本主义占主导地位的这种趋势里面，我们需要去所谓的斯里格勒说的解毒，减去毒性的这样一种方式，我们需要一些药，那么这个药是从哪里来？我觉得可能是从这种传统文化，或者说更加边缘性的少数民族的这种语境里面可以去找到一些东西。然后我再看看，刚才倪老师说到一个修炼，我觉得这一点特别有意思，因为我们传统在讲赛博朋克的时候，其实你会看到特别明显，西方的赛博朋克它是一个机械化的这种植入性的方式，它其实是代表着一种外来的暴力性的对人体的这种改造。但是在东方的视角里，我们其实这种修炼，包括内丹，包括这种缘因等等，我们其实是从意识深处去自我改造，可能它是更加fundamental的一种改造，如果你把意识作为一个世界的本源来理解的话，真的是有可能在科学的角度上可以说得通的，如果你愿意去从那个角度切入的话，所以我觉得所有的这些很有意思，给我们带来了更多的一种可能性。我觉得在以后我们的科幻，可能就是会走向两条路，一条路就是沿着现在的路子更加的理性，更加的追逐跟技术的结合，更加的想要去predict the futures，futures肯定是一个复数的future。然后另外一条路，我们可能会走向另外的一个更加接近循环，更加接近一些我们传统意义上所谓的神话的路线。我觉得这两条路肯定是会出现，而且已经在我视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作家已经有一些非常主动的意识，开始去探寻。对，然后我自己肯定也是会去进行一些探索，我就先回应这么多，谢谢。  
  
@岳路平：我听了两位老师分享，在这两三段之后，我感觉到情况相当的复杂，相当的纠结，这个太复杂了。我相信一般人是傻傻分不清，所以我本来有很多问题要问，但是刚才两位老师讲的，基本上把我想问的都已经回答过了。我现在聚焦到两位老师刚才都提到的问题，就是新教，因为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词，也有可能我理解错误，倪老师在一个讲座里面讲到五四运动是不是一种新教？这个很醍醐灌顶，五四运动不是赛先生吗？赛先生到底是科学还是宗教呢？赛先生也蛮人设化的，把科学先生化是吧？而且还是男性化，有点性别的问题，不扯开了。赛先生他是新文化运动的一部分，所以它是一个文化运动，或者它实际上是一种汉化版的新教。那么我觉得对于中国当然影响非常深刻，我们也知道我们是信奉科学发展观的，而且我们的经济增长率，比如说最近李克强总理6%的增长率，还有五年计划这些听起来跟摩尔定律有点像，它是确定性的，刚才陈楸帆也提到这种可预测性，这种定数思维是吧？对于老百姓来说非常重要，是一种信心的来源。所以说赛先生不管他是科学还是一种文化运动还是宗教，它到今天依然是在运行了。让我想到上一次我们在跟陈楸帆在聊的时候也提到过了，赫拉利好像提到过，马克思主义就是人类历史上第一门科学宗教，这就是为什么洪秀全干不过他的原因，因为科学教还是向前走的。那么洪秀全他们是向回去找的，所以我想问的就是说存不存在一种起点或者叫祭典singularity的，就祭典或者启典信教，这个让人觉得像是在造词这样。因为多年以前我看过库哈斯就设计CCTV大楼建筑师，他看见北京的建筑，他把它称为叫共产主义巴洛克。我觉得他这么一讲非常的令人震惊，叫共产主义巴洛克。我有一次去波兰华沙的时候，他们也把他们想波兰走向所谓的自由，1989年以后，他们把原来斯大林他们建的那些，有点像我们的什么，北京有很多这种斯大林宫，斯大林宫，宫殿的宫，他们把它叫共产主义神庙，那么现在的摩尔定律，包括像这个启典，他是不是也是一门新宗教？包括刚才两位老师也提到了一个漫威和DC，你发现漫威DC它再神棍再瞎扯再胡扯的瞎编乱造，但是它人家都是用纳米量子来解释的，感觉合理，这种看完了以后，我们服，合理，所以我不扯开了，我就是归结起来我问两位老师，聚焦一个问题，现在我们是否。  
  
@Nicole 倪湛舸：尽量快一点。岳老师回来了吗？  
  
@岳路平：我最后一句话，好，对，要节约时间。这个就是说现在是不是我们其实已经存在有一门日用而不自知的这种新的一种新教。好，倪老师先来。  
  
@Nicole 倪湛舸：好的，岳老师刚才你有提到新教，但是这个新教其实我觉得你说的新教可能指的是新的宗教，对不对？  
  
@岳路平：不是，就是你说的马克思韦伯那种意思，就是说他可能五四运动。  
  
@Nicole 倪湛舸：对，那就是指的是Protestant zone那个新教。  
  
@岳路平：对，你比较专业，我啥啥分不清。  
  
@Nicole 倪湛舸：对，如果这样的话，其实有一个很简单的解释，就要回到我的就(外文01:08:14)，就我们宗教学，我们有一个 fundamental的认识，就是说我们习以为常的宗教概念，就是说要有所谓的信仰，然后你的信众要被组织起来，成为类似教会的这种social institutions，然后你的 social institutions，需要跟社会和尤其是国家政治保持距离，就这种概念的宗教，其实是以新教为模本的。然后这种现代的西方的，就是Protestant model religion，它随着西方的殖民扩张，它被强行普及到了世界各地，也包括中国，宗教这个概念是在19世纪末，其实中文的宗教是来自于日本，日本是在明治维新的时候，明治维新那个时候日本它为了和德国，和其他的欧洲国家签我们所谓的不平等条约，条约里那些欧洲国家就要求日本开放口岸，而且要给他们所谓的传教权，要有所谓的宗教自由。但是在东亚的语境里是没有宗教这个词的。西方有religion，但这个religion，如果你回到中世纪，或者你回到罗马帝国，它那个拉丁文，(外文01:09:53)，还有后面的中世纪理解的religion跟我们刚才所说的以新教为模本的宗教都是非常不一样的。我们现在认可的宗教，其实也是要到了现代西方才成形。这套东西又强行地进入到了东亚，日本的学者当年是把两个汉字揉在一起。一个是(外文01:10:21)，它们合在一起就造了这个词。日本那边明治维新时候，要建现代民族国家，他要搞所谓的神道教，他分成国家神道和神社神道，这也是很复杂的一个过程，我们这个就不用去说了。但是为什么跟我们有关系？那是因为戊戌变法之后，其实戊戌变法之前，梁启超还有一些人就在日本活跃，变法之后又逃过去，他们在日本就接触到了(外文01:10:54)这个概念。写文章往中国介绍，所以中国才有了宗教这个词。这个词在20世纪之前，在19世纪末之前，中国是没有宗教这个概念的。中国只有三教，就是佛、道、儒。更有意思的是清代有一个经学家，一个confusion scholar，叫钱大兴。他又说自明以来在佛、道、儒三教之外，有第四教，就是我们的小说教。这又跟我们的科幻、玄幻又有一定的关系，因为科幻、玄幻都是小说。小说本身它也是一个教。这个教在中文的语境里，它的意思是上行而下效，它是教学的教，它其实是一个teaching。它和后面理解的宗教是很不一样的。所以中国原先的那些传统，虽然看起来是宗教的对应物，但是它跟宗教之间没有那种一一对应的关系。它必须被打碎，然后强行的纳入现代西方新教模式。所以就会有当时20世纪初，会有这样科学、宗教、迷信这样一个三角，它是有一个三角形，这三个概念全都是从日本来的。(外文01:12:15)最早这些都不是中文词。它们都是用来翻译西方的概念，就是science、religion，还有superstition。这些东西然后被明治日本，被后面的等于说民国还有共和国，全都是去embrace这一整套的话语。有了这套话语之后，他要改造中国自己的传统，让这些传统佛、道、儒，还有其他的所谓这种散落在民间的。他们其实既不是科学，也不是宗教，也不是迷信。要把他们强行地纳入宗教。所以那个时候会有佛教的这种改革者，也有道教的改革者。他们会论证说我们佛道本来就是科学，你看我们佛教，我们有那么复杂的这种心理学，道教说我们内丹，我们就是这种养生术，我们很科学的，我们是为国家养生。这些等于说当时中国的三教，中国的教的传统，它要发生变化的话，其实它有三条路可以走，一条就是说我可以搭科学的便车，我说我不是宗教，我是科学。还有一条就是说我老老实实地进行改造，自我改造，我把我的迷信的那些东西给剔除出去，我就是一个符合新教模式的这样一个宗教。其实当时的就是全真道，还有太虚做的人间佛教，都是符合现代西方宗教模式的。这到了1949年以后就会有所谓的有这种全国的宗教协会，其实state它也有一个所谓的religious bureau，然后跟这些national associations之间发生关系，这等于说是中国的政教的模式。还有大量的中国传统文化里的那些因素，它是既跟科学不合拍，又跟现代西方新教不合拍，它就只有迷信垃圾桶可以去。这就包括了算命、风水，还有很多其实内丹这个东西它就比较的tricky，有反对封建迷信的人会说这个就是封建迷信。但是内丹的修炼者，当时他会为自己证明，他说我这个其实是很科学的。如果大家去了解一下陈撄宁的话，他当时就把内丹修炼的几个层次，他是直接的map onto，就是什么原子、分子、电子，他给你一整套科学的解释。回到岳老师的问题，就说新文化运动时候和新教的关系，其实新文化运动和当时世界上很多非西方国家产生的这种社会巨变都是有关联的，它们其实都是在这种现代西方基督教模式为核心的整套的这种现代西方文明的冲击之下，然后做出的一个反应，当然这种所谓的这个冲击和反映论点也是很有问题的，需要去重新地思考。但是我们现在姑且言之的话，就是说新教其实它并不是简单的这么一个新教，新教在某种意义上是现代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一个发动机，所以中国在当时有跟发动机产生过一定的关系，既想去把它纳入自己的轨道，又不得不改变自己去适应它，所以就会有很长的融合过程。如果我们去看科幻小说，看玄幻小说，其实你能够在它的文本的背后，你能够摸出这样一条历史的脉络，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一点。还有一点说如果回到岳老师刚才的问题的话，还有一点就是说很有可能新教的模式，现在它有可能跟资本主义的新阶段会产生一定的脱节，都有可能我们需要新的一套宗教模式。像现在西方，如果你去看的话，它所谓的这种new age，那种new religious movement它是层出不穷的，其实它一方面继续的沿着新教的就是所谓的个人精神的，对个人精神的这种执着，这种个人化，这条路线它并没有去丧失。其实它也有很多的偏移，就有可能我们会出现所谓的新型教，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这种新兴宗教，比方说上一次大家有提到的什么飞天意面神教，其实它是一个(外文01:17:07)。除了飞天意面神教，其实还有(外文01:17:07)Matrix System，就是那种星球大战，像Matrix那些科幻电影，它们其实已经激发了所谓的新兴宗教运动，这些新兴宗教运动它的很多特征，其实又跟我们前现代的中国宗教有一定的resonance，所以在这种意义上又回到我的观点，就不好意思，我现在是自己来证明自己。如果你去关注玄幻，关注新兴宗教，它其实可能是Capture new transformation一个很好的场域，我就先说到这里，我又说的太多了，不好意思。  
  
@岳路平：对，因为陈老师、倪老师待会都有事。陈老师你再简短回答一下，我就不提问了，接下来待会倪老师要分享，不然待会就分享不完了。好，陈老师。  
  
@陈楸帆：对。我就觉得倪老师说的特别好，特别清楚，把新教在全球范围内生成的机制，包括跟各个不同的文化积累的交互，我觉得脉络非常清楚，我也非常同意说现在我们可能是到了一个新的宗教复内的时代，包括疫情之后，你能感受到一种力量它在速写。我觉得每次大的灾变异疫情或者结构化的变动之后，肯定会有这样的一个，你不管说它是一种灵性，或者说是宗教的复兴也好，我觉得动力学上肯定是有依据的。那么在新的时代环境下，是一种什么样新的宗教形态？我们都可以去想象，包括如果是在虚拟空间里发生的这种宗教，其实已经有了VR的教堂等等，包括是否是有一种AI的崇拜的一种宗教，其实也有，但可能还没有形成一个气候。包括后人类，包括起点主义、加速主义，这些都是一种宗教的，我觉得是一种出行，但是它可能距离我们传统意义上对宗教的定义还是欠缺一些要素。但我觉得非常同意李老师说的，现在在玄幻，科幻可能稍微落后一点，我们得抓紧赶上，它是一个反应新型宗教或者说意识形态，它的变动的这样一个文化上的场域，我们从里面也可以读解出很多时代的潜台词，对，这些潜台词其实存在我们每个人的内心深处，只不过它没有形成一个河流，没有形成一个和声。那么它借助文化文学，包括各种跨媒体的形态，它会形成一种这样的共振。在这种共振的情况下，有可能它就是未来某种新型宗教的一种心声。所以我是非常期待不管是通过写作，还是通过其它的形式能够去见证这样的一种变化，对，因为我觉得这个其实根植于人类基因深处的，或者说文化机理深处的，就是人类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他离不开这个东西。它可能就有阿克拉里所谓的趋势，它可能是一种大趋势的一部分，这种大趋势如果你往好的说它像移动Mask一样，它可以说服他的信众，支持他去做一些疯狂的事情，帮助他实现一些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一些idea。个你不能说它是好或者坏，因为它是一个历史性的过程。但是如果你说走向一个极端，它可能就会变成邪教那样的一种组织方式，它可能会对社会带来一些冲击。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从政府层面上，其实这方面的一个所谓的叫邪教防治工作，其实我能感觉到是一直有在加强的，肯定它是从更大的宏观的层面看到一些这样的结构性的变动。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在这其中的一份子，我们都可以见证，并参与很多新的变化。我就说这么多，我可能要出门了，我接下来就是听李老师讲座。好，谢谢。  
  
@岳路平：好，楸帆老师刚才算说得很简短，但是我觉得好几个分叉都是非常有趣的，以后我们有机会再开房间聊。楸帆老师你就挂着，如果你想要插嘴，你随时开麦。接下来我们就让倪老师来做三个问题的分享。好，倪老师，请。  
  
@Nicole 倪湛舸：谢谢楸帆老师刚才的发言，也谢谢岳老师一直在很辛苦的主持。其实刚才我已经有说宗教、科学理性，它其实是作为现代的这种概念，它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进入到中国。刚才陈老师也有提到说神话，神话跟它们是同步进入中国的神话，神话也不是一个中国固有的概念。就神话也是在明治日本造的这个词，是由当时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蒋冠云，由他到了中国。就神话是新玩，刚才陈老师也有说中国这个神话就特别的乱，都很碎片化，历朝历代它的那些故事根本就凑不到一块。这个其实也是情有可原的，因为神话这个概念它就不是一个本土概念，中国就没有这个词，而且这个词它是从希腊文来的，它就是最早的意思也就是很简单的说就是故事。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我有在群里分享，就是介绍这个神话学历史的书。神话学它是在德国起步的，它起步的时候，它是有一群古典学家研究希腊神话，所以所谓的神话，它的魔本是希腊神话，还也包括后面的罗马神话。其实希腊罗马它作为西方文化的两个源头之一，就所谓的希腊和伯来。它的这些故事它是有一代又一代的整理，所以它是相对来说比较的系统化。当然了如果你感兴趣，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再去看这方面的研究，其实它也没有那么系统化。它真正的系统化是要到这种神话学兴起，神话学新起的话，它当时有对神话的解释，就赫尔德那条线索上，它其实是把这个神话和民族精神联系在一起，这又和岳老师说的救亡图存又直接挂钩了，就一切真的都是救亡图存，都和国土构建有关。神话它在德国，其实它就是要构建所谓的德德意志的民族精神。看德国当时就要为自己找到祖宗，所以就找到了希腊罗马。刚才有提到现代西方文明会认两个foundations，一个是希腊，一个是希伯来，那就是《圣经》，《圣经》其实也有一个神话体系，就是希伯来的体系。《圣经》好歹这是本书，这个书里面东西都给你整理出来了，所以相对来说它也会比较的完善，总结起来就说所谓的神话它是以希腊神话为模本，然后它另外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分支就是圣经神话，这两个希腊和希伯来作为西方文明的两大源头，所以神话是根植在这两大源头里面的，它怎么可能跟中国compatible？中国有很多的故事，但是没有神话的概念，中国有什么？中国有志怪，中国有传奇，中国到了明清有神魔小说，当然神魔小说也是一个现代概念，是鲁迅后来才造的，这个是中国自己的一条脉络，这条脉络它跟西方的神话就很不一样，因为如果你去看志怪的话，其实它并不是很强调叙事性，它更强调的是anecdote的，它会有一个一个的小事情，其实更像是对世界的一种描述，而且它志的怪其实等于你所观察到的现象，可能会deviate from the norms you are familiar with，这种意义上就是所谓的志怪、传奇，它其实有点像这种新闻报导，它没有形成一整套的所谓的(外文01:27:22)，有一个神谱，就是一些很奇怪的事情给你收集起来。这样来说，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在我们的(听不清01:27:33)的群里我有发一篇文章叫《constructiveness in modern China》，那篇文章就介绍了神话的概念是怎么进入中国的？也说了进入中国之后，中国20世纪初的那些学者，比方说鲁迅，比方说顾颉刚，还有闻一多、茅盾那些人都去研究神话，他们所做的工作其实一言以蔽之，就是拿西方的神话模式去套中国的史料，也包括当时的所谓对民俗的(外文01:28:14)graphic的观察，其实是要对这种材料进行剪裁，要造出中国的一套神话来，他们的工作最后有一个集大成者，就是大家都比较熟悉的袁珂，袁珂收集整理中国神话，出了很多的书，他做了很多的工作，把那些本来是散落在各种史料里面，互相要contradictory，都是冲突的那些故事，他就把这些都融合在一起，慢慢地造出来中国神话有这么一个历史进程，有谁是谁的这样一个谱系，他慢慢地把这个给拼凑了起来。但这套东西等于说在前现代中国是不存在的，等于说西方的神话给了你这样一个概念，给了你一套模式，中国的学者干了几十年，终于造出了这一套中国神话来。这个就是我要说的第一个问题，所谓神话进入中国。这个其实就是说一个外来的东西，就像一个病毒一样进入中国，和你的DNA之间发生了很复杂的一套反应，最后变成你身体的一部分，它也改造了你的记忆。它和你其实就是进行了基因融合。打一个比方，有可能是不恰当的。再回到我们上一次的题目，我知道上一次大家有说美国众神。像阿呆，肯定已经都说过很多了。阿呆老师，如果我重复了，你已经说过了，麻烦你打断我一下，好不好？如果我们去看美国众神，上次肯定大家也都提到，说美国众神里面，它其实就是融合了很多神话故事。我因为没有听到上次阿呆老师具体说的，有可能他已经提到了。如果你去仔细看他的小说，他所invoke的所谓的世界各地的神话，它有两个基本盘。有两套神话它是特别地突出，一个就是埃及神话，还有一个就是北欧神话，这两个为什么特别突出呢？我试图做一定的解释，这个就跟岳老师最早说的救亡图存，还有我刚才提到的，说神话它是跟民族精神有关，这都是一根绳上的蚂蚱。所以其实如果你要看美国众神，它的小说背后其实有一条历史的潜流，就是说美国历史上的神话构建或者说神话热。神话这个概念进入中国，等于说它会发生一系列复杂的反应。因为美国他跟欧洲国家之间有一定的文化亲缘关系，所以神话对他来说不是一个外来的概念。但是美国作为一个新兴的民族国家，他也有一个国族构建的很根本的任务。所以如果你去看美国历史上的神话，如果看18世纪、19世纪和20世纪，他其实有三个步骤。18世纪时候，在美国大家都比较会去学习的是《希腊罗马神话》，还有《圣经神话》，这个就是所谓的源头。美国当时立国之初，他需要有立国之本，他就会·找到《希腊罗马神话》。其实在美国历史的早期，在他内战之前，当时相对来说贵族一点的教育中，贵族男性的教育都是要学这种希腊文、拉丁文，要学《希腊罗马神话》，这是他们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到了美国南北战争之前，他的那种普通的中产阶级，还有女性和黑人，也慢慢地开始接受他的所谓的古典教育。等于说美国历史上他第一步神话的铺开，其实铺的是《希腊罗马神话》。当然同时还有《圣经神话》就更不用说了，美国毕竟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新教国家，当然他也有天主教的成分。如果你去看19世纪，美国当时流行的神话故事是《希腊罗马神话》，还有《圣经神话》，但这两个源头在美国众神里是(外文01:33:27)，他非常有意识的回避的。因为他要讲的等于说是这种移民的故事，而且是他者的故事，所以他就回避了这两个源头，但是如果你去看他更早的漫画《StandMan》，还有他以前跟 TerryPratchrtt合作的《Good Omen》就是《好兆头》很好看的有电视剧是Amazon的，他就是在《StandMan》里面，他其实有引用希腊神话，《Good Omen》就是圣经神话，这两个神话在其他的文本里他有去engage，但是在《美国众神》里面，他是有意的回避了希腊罗马和圣经神话。他其实是把19世纪美国国情构建会去 foreground的，这就不是写埃及神话和北欧神话当做了他的小说的基本盘。你去看《美国众神》的话，像Shadow，还有 Wednesday，里面还有Loki，这些都是北欧神话里的人物。如果大家去关心《美国众神》小说的结构，其实这个小说有两个叙述者，一个就是通常意义上的这种omniscient的3rd person narrator就是第三人称的叙事者，他就是来讲这个故事。但是在那套叙事之外，它还有另外一条线索，就是coming to americans episodes，它在主线之外，会时不时的插这种小故事进来，这些小故事的叙事者是主线，故事里的一个人物是Mr. Adams， Mr. Adams就是埃及神话里的Thoughts，他是智慧之神和书写之神。大家如果去翻一下德里达的 《Of Grammatology》英文版的封面上的鸟头的那个人就是Thoughts，而那个Thoughts就是《美国众神》里面的第二个叙事者，他讲的故事就是那些移民怎么样把他们的神，一代一代地带到了美国，主要有四个故事。在电视剧的版本里它又加了更多的故事。所以它的主线里，它的主角团是北欧神话，它的辅线的叙事，它的叙事者是埃及神话里面的书写神。所以我会说《美国众神》的基本盘是埃及神话和北欧神话。埃及神话和北欧神话是美国19世纪神话构建的两大主力，为什么呢？19世纪的时候，美国渐渐地在内战之后，开始急速的工业化，就是美帝国主义的崛起的历程，渐渐地往帝国迈进。到了19世纪末，它完成了自己国内的扩张，它把西边好多原住民的土地都拿了下来，同时在东南亚拿到了菲律宾，美国自己成为了一个殖民帝国。他要解决内在的他者问题，就是印第安人，还有外在的他者问题，当时的美国外出殖民了，八国联军也是有美国的，逼着日本就是搞出明治维新，搞出变法的comedy， Perry的黑船。所以美国当时有这样一个帝国的野心，然后历史上的大帝国范本是谁？就是埃及，而且所以你看埃及神话在法国、德国、英国、美国，在他们转向帝国的时候，国内都出现了埃及热，埃及热是从拿破仑远征19世纪初开始的，它整个延续到20世纪，甚至到现在，它其实一方面又有殖民历史的背景，另外一方面也跟这些欧洲国家，也包括美国，他自己有一个帝国的野心，他需要去找一个等于说一个古代的帝国，然后把自己的野心投射这个古代帝国的幻想上去。同时，古代的帝国埃及在《圣经》里面又是一个邪恶帝国，又是一个魔法的帝国，这等于说埃及又能够把所谓的魔法这种封建迷信的那些因素又容纳进来，所以埃及热是非常兴盛的。美国当时也是深受这种影响，如果大家能够回忆起哪个小说的话，大家就应该记得小说，Shadow他到了一个小城叫Cairo，就叫开罗，在密西西比沿岸，然后在开罗城里他见到了埃博斯，另外还有鸟头神和狗头神，其实就是埃及神话里的死神。为什么美国为什么会有开罗呢？其实就跟当时的埃及热有关，当时美国真的有一批小城。欧洲外部的他者。北欧跟德国关系很密切，大家都知道《尼伯龙根的指环》，它其实是瓦格纳，当时那也算跟后面的德国民粹很有关系，其实它的模本就是北欧神话。英国的话，其实英国北部跟北欧的关系很密切，他跟冰岛，跟其他的北欧国家，他其实就是当时的英国北部经常被什么Viking的海盗所侵略，所以英国跟北欧也很密切。美国他当时在，应该是8世纪或者10世纪就比较place safe的话10世纪，其实当时的Vikings已经先到了美国，就说北欧人其实他的语言里有一个词叫(外文01:40:37)，它其实指的是美国北美大陆。为什么美国人对北欧神话那么感兴趣呢？那是因为他们要处理原住民的问题。美国有一个internal others，就是印第安人，是原住民，原住民比他们白人来的早，白人他要claim这个土地，他要解决这个问题，他解决这个问题的答案之一就是说维京海盗，就是很早来到美国这样一个miss，他就需要说我们白人其实很早就来了，我们不是说现在什么19世纪才来的，或者什么16、17、18、19世纪，我们在什么8世纪的时候就已经来过了，我们当时已经是settlers。这样我们看到的北欧神话和埃及神话一样，其实都是要处理美国的内外的矛盾。当然了， Vikings他作为海盗，他又是到处向外去侵略，这跟美国在19世纪末作为一个新帝国的扩张也是很有关系。所以你看《美国众神》它的文本里面，其实它是有19世纪美国史这样一个根基，然后到了20世纪的话，等于说它的国资构建到了一定的程度，美国确定了他这个世界帝国的地位之后，他就开始有了一套新的神话，就是一种个人，然后有这种个人的精神世界，这没有(外文01:42:25)的前面漫画作品就是《Simon》里面表现的特别明显。然后你看《美国众神》里面的Shadow他整个specila journey，其实你也可以把它解释成一个(外文01:42:35)，《美国众神》可以有两套解读方法。其实有人就说《美国众神》就是Shadow Journey，然后他一个Heros Journey，就上次我也记得大家有提到Joseph Campbell的《千面英雄》，《千面英雄》其实对Joseph Campbell的影响非常大，虽然《千面英雄》在学术界是被骂的体无完肤，就是里面错误特别多，但是它在流行文化里面是有heroes impact，如果按照《千面英雄》那条神话脉络来看《美国众神》，那这个《美国众神》它的主线就是Shadow Journey，它是一个Heros Journey，但还有很有趣的是这个小说它题目不叫《Shadow Journey》，它叫《American Gods》，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又有另外一条神话的线索，就是个人神话之外，它还有一个国族神话。如果我们去看国族神话的话，那我们就会更新到它的旧神，它的那些来自世界各地的神，大家再去仔细看一下的话，那里面其实还有沙和尚，他就出来了一下，他还有很多(外文01:43:57)，他们都会有零零星星的figures在《美国众神》里面出现，到电视剧里可能就出现的更多。《美国众神》我前两天跟倪老师说的时候，倪老师其实一开始想让我说《美国众神》里面科技的心神，然后我就对倪老师说，我觉得如果你仔细去读那个小说的话，你会觉得它的科技是没有写好，它的科技众神其实都没有Star Stories，它作为那个人物，都不是发展的很完善，你就不知道他们都是谁，他们有什么样更深远一点的故事，但是旧神的话相对来说就会更加的完善，然后就会有那种Coming To America episodes，有(外文01:44:51)，他一个一个给你写，然后那些episodes里面，它把那些旧神带到美国来的是一代一代的移民，这个里面有最早印第安人的先祖，然后穿过白令海峡，然后从西伯利亚来，也有维京海盗，就是从北欧来，它这个故事里还有就是从从欧洲、从爱尔兰来的女囚犯，还有从非洲被贩卖来的一对孪生兄妹，应该都是17世纪，其实那些故事是殖民史，而且殖民史的历史其实就是资本主义扩张史，所以《美国众神》如果这样去读一下的话，其实它是一个(外文01:45:42)。它表面上讲的是美国众神，但其实讲的是作为资本主义帝国的美国的众神，它的旧神在某种意义上是immigrants，各种意义上的labor force，而且它不是那种以欧洲为中心的这样一个所谓的无产阶级，其实是 stories of racial capitalism，而且是stories of gender capitalism，它其实突出的是种族还有这种性别意义上，资本怎么样去汲取劳动力？或者也涉及到劳动力再生产。这个是美国众神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地方，和这条线索相比，它的科技新神。我冒昧的说一句，我觉得Neil Gaiman没有写好，这个故事他其实可以讲得更具体，当然在电视剧里面科技神是有一定的补充的，但是相比来说，这可能是我个人的偏见，我觉得他还是写旧神写得更有意思。刚才说了《美国众神》，因为我们这个题目还有中国众仙，我向大家推荐一本修真小说，我觉得那本修真小说在某种意义上就像是《美国众神》的中国版，那个小说叫做《佛本是道》，是梦入神机的作品，那个作品很疯狂。大家不一定会喜欢看，但是它又非常的有意思，其实它很像《美国众神》，它和《美国众神》不一样的地方是它并不是说从全世界各地把这种神都招在一起，它其实是以袁珂的神话的体系为模本，然后把中国历史上杂七杂八的神都合在了一起，或者说仙，或者说是修仙者、修真者。当然了《美国众神》也就是普通的一个长篇小说，中国的网络玄幻小说是超长篇，那个小说有几百万字，那个小说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如果我们说《美国众神》的基本盘是北欧神话和埃及神话，那么《佛本是道》的基本盘是《蜀山剑侠传》和《封神演义》。我们刚才有说神话概念进入中国之后，当时民国的学者要做很多的工作，然后把中国的材料要fit进西方神话的模本。但是他们忽略的是其实在明清神魔小说里面，在晚清民国的这个小说里面，尤其是民国的玄幻小说里面，武侠里面，其实也有人在做类似的工作。如果去看封神榜的话，那里面有一个(外文01:49:03)，等于说这种道教科语里面所要invoke的雷部的神，还有就是其他的神，它都集中在一起，等于说是一个民间宗教的集合。你去看《蜀山剑侠传》的话，它也是一个集合，《佛本是道》前半部的故事就是借用了《蜀山剑侠传》一个一个门派的这样一个设定，到了下半部的时候，它的主人公因为修真，他境界到了，他就会飞升到更高的一个世界，他就进入到了《封神演义》的世界，那个世界里有各种神，各种仙，中国的各种民间传说，也包括民国以来的这些学者整理的等于说从《山海经》到后面的比较晚进的那些传说都融合在一起，这个《佛本是道》作为一个小说，它其实就是等于说中国神话学整理出来的神话谱系和中国神魔小说，还有民国武侠小说的体系，它都融合在一起，它开创了玄幻小说的一个门类，叫做洪荒流。其实洪荒也很可笑，就是所谓的洪荒大家以为很早，所谓远古的神话，很大程度上都是很晚近的发明，这个是顾颉刚说的所谓的层级论，他当时说的你们以为是很早的神话，什么三皇五帝，有可能他很晚才出现，这个如果你去看像《佛本是道》那样的就是洪荒流小说的话，就会觉得特别的好笑，它号称洪荒，但是它的基本盘是明清小说，是民国小说，其实是近现代的。在提到中国众仙的话，刚才有说《佛本是道》它是美国众神的一个参照物，然后又提到如果说刚才楸帆老师有说到比方说从中国修炼的内部重新去理解科技，这样的一个尝试其实玄幻小说有做，向大家推荐的文本是《修真四万年》，大家很多人可能会比较熟悉，它把所谓的现代科技，有些可以说是emergency and technology，比较科幻的科技和中国的内丹、外丹的修炼体系就融合在一起，写了这样一个星际的帝国。当然了它这个小说其实也是一个杂糅体，也挺 marvel的。它这借一点借一点，它的基本盘是战锤4万年，Walle Hama 40K，就有很多人去玩战锤4万年桌游，他就是有好多小人让你去刷漆，你还可以拿这些小人排兵布阵，这个是英国的一个游戏公司做的特别有意思的游戏，它其实假设了一个应该说是galactic安排。就说到了公元4万年的时候，人类已经去colonist整个银河系，又建立了一个真人类帝国，真人类帝国会跟所谓的帝国之外的那些外星各种各样奇怪的生物作战，其实它仍然是一个殖民故事。很有趣的一点就是Walle Hama 40K，它是修真40K，修真4万年的一个前文本，Walle Hama 40K公司在做这个游戏之前，它其实先出了一个fantasy版本的war hammer，战锤就是更早还有一个战锤，更早的战锤游戏它的模本是从魔界来的，最后回到了我们 fantasy，所谓的奇幻，fantasy等于说 textual boundaries其实就是由 token的 lord of the rings所界定的。到了60年代的时候，美国这边是先盗版再引进，出版了罗德夫的rings，然后就非常的火爆。后来就激发了等于说 fantasy的类型，才最终形成，fantasy这个类型是到了一九六几、一九七几年的时候，作为一个commercial的 mass market的 Rory，它才真正的出现。它真正出现，后来它就会影响到小说、游戏、电影，在游戏界它就是会有(外文01:54:14)的版本的沃哈姆，然后又出了科幻版本的沃哈姆。科幻版本的沃哈姆40k，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就在于它的故事设定，就是说你科学的源头是魔法，这个当时大家可能会觉得设定比较的可能不太(外文01:54:38)，但是如果大家去看科学史，科学史上很多的所谓的发明，很多的(外文01:54:45)，它其实是有一个魔法的背景的，而且所谓的魔法它也非常的复杂，这个以后有机会我们再展开说，我觉得现在，我肯定已经(外文01:54:58)，我就先说到这里。  
  
@岳路平：感谢倪老师。太棒了。我要抓紧时间，抓住倪老师离开之前，楸老师在不在？Jack。楸老师在吗？大维老师。在。我特别。  
  
@Tz：对，我非常听的享受，说真的我也不太懂，然后我现在连美国众神都还没有看过，但是在刚才不如请倪老师在继续的，因为他前一段的有讲到，我有一个，现在可以发问吗？  
  
@岳路平：可以，让你来问。让你分享让你问。  
  
@Tz：那前一段有讲到，就是说倪老师讲到奇幻有很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满足大家的欲望。对，当然满足的方法也不同，有的是投射去想象我们现在做不到的事情。有的时候是把过去没有办法演说的事情把它给演说出来，有的时候甚至是相反的，可不可以我请倪老师再继续的讲清楚一点，就是说比方像美国众神他是怎么样，比方在美国，而且这里面好像也有一定的阶级的问题，或者在中国，刚才讲到的，我本是到，以前我是跑工业区，确实看到这些中国的这些普通的工人都抱着大部头，非常厚的，都他们把网络一切是打印出来，去殖民的可能性。比如说第一个问题是到底是什么样的欲望被投射出来了，被满足了或者是被颠覆了。第二个是说去殖民的可能性在这些新一轮的奇幻这里面是一个怎么样的表现，因为我到现在我还没有去看美国政策，实在是不好意思，我估计要等到这个学期还有一个月，我们结束了之后，我回去找来看，请教这两个问题。  
  
@Jack 邱林川：我可以跟着一起问倪老师的一个问题，我也一起问了。  
  
@岳路平：Inner，你稍等一下，先让倪老师回答楸老师的问题。  
  
@Nicole 倪湛舸：不好意思，先等一下，我先回答一下楸老师的问题，因为邱老师刚才抓住了一个我正好忘了展开的点，就是欲望的问题，我能够想到的是说到究竟是什么欲望，我们可以回到这个talking，talking他当年有一篇非常有名的文章叫做《unfair stories》，如果大家研究fantasy的话，这个是一个must meet，你肯定要仔细的读那篇文章，在那篇文章里他就是对fantasy，其实在他那个年代 fantasy这个词它的含义、它的概念并不是指一个文学类型，它指的是你的一个mental faculty就是你的想象的能力，而且指的是想象的能力，它在文学作品里的就是你塑造的一种所谓的(外文01:58:58)，他提到说 fantasy，他认为fantasy的根本的功能就是满足人的primordial desires，就是你最根本的欲望，确实他给了两个例子，一个是去探索the depth of time and space。这个是一个欲望，就是人的fundamental desire，还有一个欲望就是要有一种deep communion was other living beings。要和其他人之间发生这种深刻的关系。这两个欲望如果我们去解读，我觉得其实就是人的求知欲和人的这种情感欲望，人和其他人要发生关系的欲望。一方面如果我们要联系到所谓的阶级问题， capitalation，你看现在的capitalation，他要剥削的是你的这些desires，有你的求知欲，你的 cognitive desire，还有你的那种人际关系上的这种层面的欲望，其实就是情感，人的情感其实就是affects。这欲望就是等于说其实就跟现在的labor的两个层面直接correspond，一个是cognitive labor，一个是affective labor，fantasy它作为这种文学，它的是直接作用于你的cognitive desire，直接的去trigger，去fulfill你这方面的欲望。在这种意义上，它其实也在剥削你的cognitive labor，情感更是这样，人有欲望要去跟其他人发生联系，这时候我们就要提到另一个类型，那就是romance。我们刚才一直在说satisfaction在说fantasy。但是现在全世界范围销量最大的文学类型，既不是科幻也不是玄幻，而是言情小说，言情小说它满足的欲望就是这个人和人发生关系，发生浪漫关系，发生性关系的这种欲望。其实如果我们去看很多玄幻小说，他也在满足这种情感欲望。我们看到了很多小说，它里面如果我们去看美国众神也好，或者说中国的网络小说也好，它里面都会有一种自我的这种追随，自我的实现，有一个探索世界的欲望，玄幻小说其实是给你这样一种满足，它其实是满足你的求知欲，它要塑造一个跟现实不一样的世界。你在阅读的过程中，你就是去explore这样一个异世界，在explore的过程中你的cognitive desire就被满足了，但这种满足同时也是一种training，这是一种这其实是对新型的labor的一种discipline，情感也是这样。我去读浪漫小说，我去关心玄幻探险故事里面的浪漫关系，其实这也是一种规训。在这种规训的过程中，我的欲望被制造出来，我的欲望又被(外文02:02:39)的迅速capture。这其实就是一个大的资本主义的(听不清02:02:51)，这个时候我们不光要看故事内部，故事内部可能会有(外文02:02:57)，可能会有修真者的这种漫长的修炼历程，这种探险的历程。我们还要看到这个故事的外面，是谁在读这个故事，谁在写这些故事，然后读和写的过程中，谁又在通过读写过程，谁在make a profit，这又回到岳老师最早说的实用性，网络文学的实用性就在这里，其实它就是要transact你各种层面上的desire，这种transaction它是有可能会被subsume into the capitalist machine of captured。但同时你的cognitive labor，你的effective labor，它也有可能有resistance的潜力，这就说到了(外文02:03:40)，它有可能会但是这种(外文02:04:00)可能是非常微弱的。我觉得作为研究者，我现在很关心的一点我能够看得很清楚这种网络文学的平台，它是怎么样在剥削人的欲望，剥削人的劳动。我很关心真的是在这样铺天盖地的剥削的这样一个环境里，然后你的(外文02:04:20)，然后你的resistance，我相信他还是可能的，但是具体来说你会有怎样的一种这种突破的可能性？你会怎样的去寻找alternatives，这个是我在我的研究里想要看到的，我也希望邱老师能够多多指点我，给我一些这种提示，让我能够carry out我的research，谢谢陈老师，等于说我又把问题踢回给了您。  
  
@Jack 邱林川：因为马上(人名02:04:58)问下一个问题，我想说我的训练是非常的社会科学的，非常老土的，社会科学的传统，对于这些文学作品我都还是门外汉，我一定要赶快去补这方面的课。但是前两年有我有帮过，在硅谷里面有些人比较有意思的，通过科幻的写作来超越现在资本主义的这些问题。在这边寻找答案，其中有一个叫做(人名02:05:33)，我当时看了他一本叫做(外文02:05:33)，是讲网游的，但是我觉得特别特别有意思，我不知道这个有没有人研究过。(人名02:05:47)，他应该人是在北加州的，我就讲这么多。  
  
@Nicole 倪湛舸：好的，我去读那个书，谢谢。  
  
@Jack 邱林川：(外文02:05:57)，特别有意思，相当于是网游代练团结起来，全世界无产者，有中国。  
  
@Nicole 倪湛舸：这个很有意思的。  
  
@Jack 邱林川：对，他们网游大电子，他们叫做iwww，全部是美国历史上的公寓，这个叫做 (外文02:06:16)， iww，他搞的组织叫做科幻小说，可能有点玄幻的，  
  
@陈楸帆：主要还是科幻就是iwwww，四个W的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 wide west，所以它跟当年的(外文02:06:33)，正好这是借用了工业时代反抗的一个组织，把它文学化了放到网络的时代，我们叫做For the win。   
  
@Nicole 倪湛舸：我已经找到了(外文02:06:46)，好，我已经发表了，谢谢周老师。  
  
@岳路平：倪老师说的网络文学对欲望的剥削，就是邱林川老师和李大维老师平台合作社新的分支，这个太酷了。Enner 你来提问或者分享。  
  
@Jack 邱林川：对，刚才其实倪湛舸老师提到了(外文02:07:15)，我觉得(外文02:07:15)算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题，(外文02:07:22)里面的邪神，反面的神其实来源于人的欲望，就是纳诟、见弃、色欲什么的，我忘了，反正总之情欲、奸计、暴力和疾病。(外文02:07:47)的世界就来源于这四个特别负面的情绪。(外文02:07:47)的世界观里面，其实杂有了非常多的民族神话在里面，它也是类似于一个圣人和他底下的十几个门徒之间的关系，其中有一个门徒带领着其他门徒造反了，并且袭击了圣人，使得人类世界陷入了停滞。(外文02:08:16)我觉得是一个特别棒的东西，但是我就想问一下倪老师，你刚才也提到了现在很多小说也注意到人的欲望部分，但是像《GW》包括英国的整个(外文02:08:31)，这帮作者组，他们他们在创作(外文02:08:37)系列的时候，他们更强调于其实欲望本身并没有错误，而是人对自我的扭曲，会导致我们选择走上不同的道路，在道路本身是没有对错的，包括正义的帝国一方也有很多问题。他们这种算是一种不合时宜的创作吗？或者他们这么做，是否将来会走上一条不那么商业道路反而更偏向艺术化了呢？  
  
@Nicole 倪湛舸：谢谢Enner，你作为沃拉诺尔粉的一个(外文02:09:14)，因为我也很喜欢沃拉诺尔，其实(外文02:09:27)挺复杂的，就像你刚才说的他们有可能有这个potential，虽然说他们是一个commercial game，而且(外文02:09:33)最近还挺被诟病的，因为很多人会说它的世界观很white supremacy，前一阵子好像还有trump supporter，竖了一个巨大的这个人皇像，创普的样子记得吗？  
  
@阿呆：(外文02:09:58) 。  
  
@Nicole 倪湛舸：我的想法《Ewomhemer》其实真的很复杂，一方面你可以说，其实它的imperi其实就是影射president，而且是很腐朽可怕的这样一个Christian。但是又像你刚才说的，它其实也融合了很多所谓的这种popular， (外文02:10:23)就是所谓的superstition的这种成分，还有它的真人类帝国，他其实是一个很腐朽的帝国，在某种意义上它的故事还是一个(外文02:10:35)。所以我觉得(外文02:10:44)你刚才说的很有道理，它可能有很多的路径，然后文本它本身是丰富的，它是歧义的，所以就这么说的，它其实都不是一种狭义的文本，它是一个游戏。它是有一就是a set of moves，然后其实你是play the game，you tell your own story，这个也是，一整套的嘲讽，就是我觉得方方面面的，可能都在游戏的等于说它，都在game里面，具体的话还需要player去投入进去，这个就是对(外文02:11:49)的一个回复。  
  
@岳路平：好，大维老师在不在？大维老师。  
  
@李大维：在。  
  
@岳路平：对，我想给倪老师简短的说一下，大维老师作为创客界的领袖，他一直在研究深圳的山寨文化。那么他现在也跑了中国的很多村子，准备搞赛博修仙，包括裤子维尔之前也写过一本书，李大维老师跟我就把他戏谑的翻译成为这《九部成仙》，Nine steps to living well forever。就是说硅谷的这种这种纳米修仙。好，简短一点，李大维的意思就是说现在硅谷的那一套科技的话语，他们的这种摩尔定律式的这种加速回报理论的论述，是非常美国原教旨主义的。中国需要全新的一套话语系统，这个我觉得倪老师是专家。对，我想请大维老师来回应一下。  
  
@李大维：今天早上起来主要是要来听的。为什么提到？考虑到这一些客观原因，这方面文学创作是打开人的想象力的。我们现在对所有的科技的未来的一个想象，其实太控制在一个所谓这种西方的想法跟讲法，其实今天有这机会蛮好，就是重新去看。原来的科技的文学创作，其实是对科技是蛮有好的，对人类能够带来好的前途的幻想。现在反而是变得非常的黑暗。一直在跟岳老师讨论，就是说我没有什么办法去改变，去重新有一个新的架构，我们可以去思考，透过文学，透过这样的创作来去思考科技跟我们身旁的互动，特别像我们处在一个特别，现在国内我们处在一个过去从工业、从科技的接受来讲，它是一个非常不同的阶段，刚刚第二次提到的我们在深圳看到的，其实是一个所谓科技的民主化，科技的大众商品化，白话一点就是科技白菜价，在科技白菜价的架构底下，我们往未来看是什么样子。因为(听不清02:15:25)从深圳作为一个科技都市来讲的话，其实包括深圳自己对未来的看法，其实我觉得也不是很清楚。过去十年其实看到深圳在走西方的话语其实也走不通，南山多了一大堆空的鸽子笼，我们就经常在讲南山盖的那些大楼，要养小的所谓的硅谷型创业公司的这些大楼里面，其实它现在是空空的鸽子笼，我们现在很缺乏，很希望能够开始激发一些这方面的创作，重新去思考科技跟人文、跟社会的未来将怎么样？没有太多的东西可以建议，但是很高兴。由老师拉了这么多人来聊这个话题。  
  
@岳路平：讲完了？  
  
@李大维：讲完了。  
  
@岳路平：好，倪老师你你能感觉到大维老师的意思吗？他很关注能不能在他所关心的像大湾区深圳轰轰烈烈的这么一个山寨资本主义，刚才你说数码资本主义，现在华强北，深圳的山寨资本主义已经输出到欧洲了，跟我们的Jack老师的平台合作社，可以想象一个大南方资本主义，不一定叫资本主义了，可能叫大南方数码共产主义，是吧？就等于说现在邱老师和大维老师他们都在参与称心(音译02:17:42)，正在投入到这一场洪流当中。但是他感觉现在中国的这些无论是玄幻还是科幻的创作，跟他们的实践是有一定的脱节性的。当然除了我们陈楸帆老师以外，楸帆老师的《荒潮》就关注(听不清02:18:06)电子垃圾的，这个非常酷。就看看倪老师有没有什么评价。  
  
@Nicole 倪湛舸：目前好像没有太多要补充的。  
  
@岳路平：好，那就相当于大维老师做了一个内心独白。阿呆，阿呆有没有要聊的，阿呆是上一期分享了很多，刚才在群里也分享了很多的图片和资料，阿呆来说两句。  
  
@阿呆：我特别想问一下李老师，关于武侠和玄幻之间的一个微妙的关系，因为像武侠小说，很多里面也设定了很多类似于内功之类的，还有一些御剑飞行这些东西，它们之间有没有一个区别方式？或者说怎么样？或者说它们也是个含混的一个状态。  
  
@Nicole 倪湛舸：谢谢阿呆老师的问题，其实我觉得有一个很简单的解决方法，就是把武侠当作 Fantasy的一个分支，它其实就是一种中国的Fantasy，如果你去看Necklace或者Amazon Prime，他们会把这种武侠电影都分到 Science section和Fantasy类别里面的。如果说再做一下细分，我刚才有讲到的就是旧武侠和新武侠，民国旧武侠它的玄幻色彩会更强烈一点，有御剑飞行，新武侠相对来说更加的尊重科学现实。至少金庸和古龙的武侠小说里人是不能成仙的，他可能会有轻功，有一些比较玄乎的武功，但是整个的来说它是会回避超自然力量，而且它会在一个比较现实的历史环境里面展开故事。总之，我是把武侠当做一种就是一种中国的玄幻。修真其实是比武侠的玄幻色彩更强烈的一个类型，等于说我是会把修真就是(外文02:20:37)，当做是中国玄幻的一个 (外文02:20:44)，它是一个子类型，而且是最有特色的子类型。阿呆老师，不知道这样分一下的话会不会比较清楚？  
  
@岳路平：好，这个明刚才在群里有一些分享。  
  
@Jack 邱林川：其实我在群里面没有分享，但是我就补充一点东西，因为之前有提到(外文02:21:13)，那个东西真的在英国太火了。以前我刚到英国的时候，英国每个城市里面都会有一个(外文02:21:26)这么一个店，但我先说一下，我最早接触(外文02:21:28)的时候，其实还不是从他的游戏或者他的文本角度去接去接触的。我小时候是个模型爱好者，在我学建筑之前，所以(外文02:21:38)的他的那些Miniature那些小的那些人像，他本质上是一个桌游，他会卖那种小的那种人像出来，但是他卖的是没有上色的。所以玩家在买的时候，就是买了之后，你需要首先给他上色，而且上色非常复杂，因为它都是特别小，但是它的那些设定图又把那些每个人物设定得非常的细致，上色本身就是一个有非常高门槛的一件事情，但同时上色本身也特别好玩。所以在以前这种模型爱好者里面，(外文02:22:24)爱好者就会去买那些小的这些Miniature出来自己上色玩，而且我们当时就开一个玩笑话，别人玩(外文02:22:29)玩的是游戏，玩的是桌游，我们玩(外文02:22:29)，因为我们年轻都没钱，我们玩的是棋子，别人玩的是棋盘，我们玩的是棋子，当时就这么一个玩笑，但是它每一个棋子确实开模这些做的非常的精致，所以去给它上色，或者甚至是按照自己的一些风格去对那些小人物进行一些改造的这种上色，这本身都有点挺强的参与性的以及创作的参与性在里面。我最早其实是因为是从模型玩家的爱好者这边听说的(外文02:23:16)，然后也去买了一两个上色玩一玩，后来到了英国之后发现真的是它每个城市都有一个(外文02:23:24)的店，每个城市都有一个很大的社区，时常会去店里面参加活动，进行游戏也好，或者待在那里面讨论这些里面的剧情、一些故事、一些规则。从某种角度来说，我觉得都有点什么整体艺术或者什么的，它已经不仅是一个单纯的作品，它其实已经是一种文化了，它的衍生品特别特别的多，但是其实原本它的游戏才是它的本体。比如包括它棋子，那些棋子是它主要卖的东西和它的承载物，有这种文化剧情这么一个的承载物，而且它不像是那些故事可能写在规则书里面的，但是它旗子是一个单独的，你可以拿出来，上完色之后也就摆在那里，作为一个工艺品去欣赏的。它的这些也不叫做衍生品，它这些东西就是实体的，你可以把玩的这些东西，给人有这种更加实切的一个东西，它不是一个故事，感觉没有一个实体锚定的东西，但是它提供了一些棋子、棋牌这些玩的东西，这些领号玩具，给了一种非常实体的可以把玩的东西，甚至你不用去了解它的故事，它的故事已经太庞大了，我当年也是没有能深入了解，就大概知道有哪些东西，但是对文字太庞大，自己可以去慢慢挖掘，因为它的一些棋子的东西是你拿起来就可以把玩的，而且很多人把它的服装做的非常的精致，所以这些东西它的传播怎么说，真的有一个实体的承载的这么一个关系，而不单纯是故事，而这一点我觉得是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地方。但是(外文02:25:27)的成功，在过去它的商业成功也是非常巨大的，最近十年我发现(外文02:25:41)在英国也是有严重的走下坡路，当年我在利物浦的那家(外文02:25:45)店，它已经关掉了。我们这次义行的话，我觉得可能会加速它在现实世界中走下坡路了。但当然(外文02:26:03)本身也出有电子游戏，也有走这种虚拟化的线上的转型，我只知道有这么一件事情但是我没有深入去了解他们现在走的怎么样，当时确实他们以前的这种线下的实体的桌游的这一部分，在英国至少是走下坡路的，因为我确实是有看到很多城市的(外文02:26:24)店后来就关闭了。从我最早去英国的时候，一个城市一个店的那种繁荣景象就完全已经不可比了，也是这种状态，我大概就补充一下(外文02:26:36)的这种近期的一些发展，谢谢。  
  
@岳路平：好，谢谢阿铭。因为倪老师还有事情，所以其实已经拖了好长时间了。我想最后问问Tz有什么要分享或者提问倪老师的？  
  
@Tz：对的，我把这个机会让给Tiberium，我看他这边的话。  
  
@岳路平：或者这样，Tiberium和你简短的一起问，倪老师做一个简单的回应，怎么样？Tz你有没有要说的？  
  
@Tz：我主要是在做笔记，我想主要看一下笔记之后的话，之后再去详细的。我比较感兴趣刚才说到的《修真四百年》，我忘了名字，说它是中国版本的《美国众神》，但是我想说是刨去网络文学这一块之外的话，偏严肃文学或者偏是这种线下的文学里边的话，有没有一种跟《美国众神》对应的一种文本，在中国这边也是有所体现的？就是那种特别超长版本的网络文学之外，有没有类似的文本可以做比较和对应的，这个我比较感兴趣，就类似于像《美国众神》这样的这种文本，这是我想问的一个问题。OK。  
  
@岳路平：好，邓老师有没有要提问或者分享的？  
  
@Tiberium：OK，我说两句能听得见吗？  
  
@岳路平：可以。  
  
@Tiberium：可以听得见，是这样，倪老师我也是在道会上关注了很久的一个做这方面的研究的学者，我自己写小说的时候，陈老师也知道，就是我写小说的时候，我的第一本长篇小说实际上有一个视角，就是一个外星人的视角，它实际上也就是一个修真文的一套语境来进行展开的，这个事是我自己有益的这样的一个做法，我想要带来一种专属于中文的陌生的语境来探索一个中文歌外，之后我们应该是怎么去写作，怎么去创作这样一个问题。所以就这个事我现在，我当然也是一个网文的读者，我也读过了不算很多，但是也有一些网文的，包括奇幻，包括科幻的网文小说。倪老师说的《修真四万年》我也是把它看完了，我也是很喜欢那本小说。但是我现在观察到一个现象，中文的奇幻，特别是网文的这套玄幻和其他的体系的话，实际上我觉得它在发展了那么多年之后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他们会越写越像一个科幻小说。为什么这么说呢？比方说《走进修仙》，我不知道倪老师对《走进修仙》小说或者说同样的一个作者，就最近连载的小说叫做《赛博英雄传》，有没有什么了解或者是不是读过。这些小说，还有包括《修真四万年》，实际上它都是在用一个修真和修仙的这样的一个语境去写一个科幻小说。《修真四万年》实际上你如果把它的语境换一换的话，它是一个很标准的太空歌剧。而《走进修仙》它虽然说是一个修真文学，但是它整个的基础实际上是用一个标准的那种后起点式的科学的理论来进行包装的一个一个科幻小说。而在中国的这些网文的作者里面，他们会非常的自觉的或者有一种，集体无意识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什么呢？他们会把对世界观的建构和对世界观的一种理性的揭露，作为他们小说的一个爽点，作为他们小说的一个吸引他们读者的一个特色。而这种世界观的揭露就是我们在科幻中常说的一个概念叫热剧突破。所以他们写着比方说我读的另外的一个小说叫做《放开那个女巫》，或者是前段时间在起点上最火的小说叫做《鬼迷之主》，他们写着他们就会忍住的，不是说忍不住，他们就会通过一种写作的技巧，把这种对于世界观的揭露，这种认知突破，作为他们的小说的一个很重要的成分，而不是那种单纯的意义上的，我去在的就是这样一个世界里，跟李老师说的那样，就是一个资本主义的形式来去获得更大的这样一个力量的这样一个过程，而是把我去解开世界观的谜团，作为我的小时候的一个主要的进程，当然，对于力量的获得这个事情，确实它仍然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但是这个部分现在已经不能说已经被抛弃，现在已经不再是被这种新生代的读者所满意的了。所以这是我观察到的中国网文界的一个很有趣的这样一个特点，他们现在写的就是好的，这些所谓的修真者是想说，实际上他们越写的时候越像科幻小说，但是当然我读过的欧美的这些Fantasy的文学，我读的不够多，不是很多，但是我感觉欧美的这些fantasy的文学的话，他们实际上是没有这样的一个现象的。所以我想请教一下李老师,这种科幻和奇幻的网文的这种认知突破式的奇幻文学的科幻或者奇幻文学的这种乐之突破的这种写作的手法，是不是中国网文的独特的一种进化模式，还是说只是因为我了解的文本不够多而导致的，我对它有点误解。我想跟倪老师说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岳路平：好,请倪老师最后可以简短回答一下。倪老师可能就要去忙了。  
  
@Nicole 倪湛舸：好，是temporary 和TZ，我先很快的回答一下TZ的问题， TZ可能更关心说《美国众神》这样的小说，在中国比方说这种print base literature比较偏所谓的serious类的事里面有没有对应物，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问题，因为我不知道至少在我有限的视野里，我没有看到类似的作品，但是有可能是我看的不够多，我会带着听老师的问题以后会继续关注下去。如果我找到的话，如果看到这方面可以跟《美国众神》做比较的文本的话，我会告诉你，TZ老师应该也在群里面吧？以后我们保持联系。  
  
@Tz：好，谢谢。   
  
@Nicole 倪湛舸：刚才(人名02:34:47)有个问题，我觉得问的特别的好，为什么中国的玄幻小说里面有科幻化这样一个倾向？我觉得这位老师你这个是一个非常敏锐的观察，因为这真的是中国的一个很特别的现象，可能并不是中国独有的，但是它确实是中国的玄幻和西方的fantasy不太一样的一点。这一点其实我觉得我刚才已经给出了一个解释，中国20世纪的这样一个宗教现代化的过程。中国原先的佛道儒他要接受的是一整套新的科学宗教迷信的话语，在接受过程中，他们所面临的问题是佛道儒三教和科学宗教迷信，就是每一个都没有办法完全一一对应，这个时候就要把自己的传统给打散，可以走科学路线，也可以走宗教路线。当然他们不想走的是迷信路线，但是state和list可能会把他们打入迷信的冷宫。如果我们去看佛教现代化，去看道教现代化，尤其是道教现代化，像陈英明，还有后面1949年以后，其实有很多的修丹道的人跟着国民党去了台湾，在台湾丹道有很大的发展，他们要做的事情都是把内丹修炼科学化。后面的修真小说它的根子就在内丹传统，当然内丹和外丹也是密不可分的。既然整个的20世纪的现代化过程中，它有一个内丹现代化、丹道现代化，内丹现代化它就是说他就是要argue说我们的内丹我就是个科学compatible。所以在这样的一条思路延续下来，不可避免很自然的后面的修真小说在他的创作过程中，他就会把内丹、外丹给科技化，所以会有走进修真，走进修仙，会有《修真四万年》，就是这种修真小说。它虽然看起来会被归在玄幻的类别，但是它其实又是科幻。你如果去看《修真四万年》，它当时在起点连载的时候，它的(外文02:37:14)它打的是科幻，科幻和玄幻的它们之间的这种porous的(外文02:37:26)，它的界限非常的不明确的，是可以互相渗透的，你去看修真小说就会看得特别明显。这也是我对修真小说特别感兴趣，也是我认为修真小说是中国玄幻的一个特别有代表性的子类的原因所在。(人名02:37:46)老师其实等于说是又强调了一下修真类别的它的意义所在，就非常的感谢您。我今天就先说到这里。不好意思，我还有别的事情。  
  
@岳路平：对，谢谢，非常感谢李老师，还有陈楸帆老师。我觉得有两点，第一点是两位老师，特别是李老师给我们科普了非常非常多，非常感谢。其实这个部分也特别是，因为我们之所以叫起呼局，起点忽悠局，战忽局的一个挪用，就起点的德云社，对吧？我们实际上接下来话题的展开，是特别希望要获得搭建话题的一个基本最基础的一些框架。所以非常感谢两位老师给我们的丰富的科普，特别是李老师对于科幻、奇幻、玄幻、北欧神话、埃及一大堆的这些东西的转译的，翻译那个译，就转译的，包括日本的日语，就太庞大了，转译的过程我觉得这个就像解开线索一样，解开一个死疙瘩、死结一样。同时他又开出了一些非常有趣的话题，我觉得我能听到的一个是陈楸帆开出的这个话题，就是类似于马斯克这种起点福音教派，会不会成为一种新的邪教？这个是接下来邪教管理的一个新任务。就邪教已经也要与时俱进。另外一个，刚才倪老师跟楸老师谈到了网文是一种欲望的新剥削，那么欲望的奴隶，就被剥削的奴隶如何团结起来获得解放，我觉得这些问题都非常有趣，但今天我们因为是东八区实在是开得太早了，所以说大家可能很多人都爬不起来。现在我们倪老师和陈老师都离开了房间了，那么我们现在大家就可以自己自由闲聊，想聊啥就聊啥吧。天资要有什么要聊的，阿呆。  
  
@Tz：我这边的话可能很快就要撤了，因为正好今天的话是英国的夏令时。  
  
@岳路平：对，你那已经两三点了。  
  
@Tz：一下子少了一个小时，本来应该是两点半，但是现在一下变成了凌晨三点半了。我可能一会就要撤了，就先说一下。  
  
@岳路平：对，我们今天设计是比较难兼，就像你说的比较难照顾到三个时区，比如说如果是九点开始的话，可以照顾到美冬时间，还有北京时间，但是本初子午线时间就照顾不到了。所以我们八点是勉勉强强，其实也是蛮吃力的。天资你就相当于我们以前在国内看世界杯，看什么奥运会，就通宵起来看。  
  
@Tiberium：包括NBA我也是得顺着美国时间去看它的比赛，只能这样子。  
  
@岳路平：好，那天资赶快去休息，阿呆有没有要分享的？  
  
@阿呆：我当然有个问题想跟大家一起讨论，其实我对中国的玄幻之前说实话我真没看过，所以说好像是谈不上话。我倒挺好奇，其实各个体系里面都有一些固定的套路，而每一个套路里面其实故事里面都有一些固定的角色，就像西方神秘主义里面它有巫师，然后有魔法师，有术士，包括中世纪它也有一些非常特征鲜明的角色等等，我想知道大家有没有了解这些新的体系，包括修仙，有没有什么固定的特征鲜明的角色，或是有一些模仿，或者是有一些特殊的等级，我还挺想知道这些有没有大家了解的？  
  
@岳路平：我估计这个话题可能只有倪老师懂了，邓老师肯定懂。  
  
@Tiberium：不好意思，您再重复一遍行吗？我刚才没听清楚。  
  
@阿呆：像圆形，无论是西方的科幻体系也好，或者神秘主义也好，也无论是东方的修仙修真，包括玄幻，我记得有一本书叫《凯德伯雷故事》，是乔桑写的，特别有意思的是，他在前几页提到的很多的特征角色，比方说武士、磨坊主(音译02:43:44)、律师，差役、(听不清02:43:48)，厨师、管家、学者、商人、医生、赎罪僧，与修道士、船手(音译02:43:56)，每一个身份角色都有一些特别的身份符号，包括特别的阶层，一些特别的能力在里面，我就想知道，这些玄幻科幻小说里面有没有这样，但是新的角色有这样特征的，我挺好奇，希望您能分享一些。  
  
@Tiberium：那个人物原型这个事，按我的理解，实际上李老师之前说的千面英雄那套，西方小说的那种角色的话，基本上在通俗文学里面李老师说的，它的影响力极大，千面英雄就是说他所有的人物都是这样的套路，你可以理解为套路，就是说他自己身负一个使命，然后他在某个地方遇到了某一个他的导师，然后让他接受他这个使命，然后踏上了英雄之旅，然后经历了某些挫折，，然后回过头来重新崛起，最终杀掉了他的 Boss，最后回归。你可以看出来实际上星球大战，它的整个故事的主线，在通俗的这些西方文学里面，基本上都是这样的道路。然后东方这边，李老师刚才所说的那些套路是什么？他的套路是主角他会不停地通过获得新的秘籍，新的知识，去更新自己，修炼自己，让自己变的更强大，然后每强大一层，小说里面有什么筑基，什么金丹，练气，原因就是每一个级别他就有一个等级制度，每一个级别他就会升入一个新的级别，然后能够获得更多的力量，进入一个更高等的社会等级结构。这实际上你可以理解成它有点类似于一个网文，不是网文，网文是网络游戏这样一个状态，他有一个等级制度，你练的更高级了之后，你能够获得技能力量越大，你要去灭的敌人也就更强大。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中式的修仙小说的话，其实它受整个网络游戏这套东西的影响也是很大的，这个是倪老师刚才可能没有提到的一点。他有很多的这些修真文学，实际上可以理解为它是有一套，我刚才说的炼气这些东西，有一套固定的世界观。当然每一个人的世界观可能就把这些原有的一些东西来进行改装，重新建构起来这样的一个过程，当然我了解也没有那么多，我只能回答这样的一个范畴了。  
  
@阿呆：谢谢，你看像欧洲他有一些文学，尤其是魔幻、科幻小说里面其实诞生了非常多的，可供延展的一些角色身份，这些角色在新的文学的轮回中又诞生了大量的经典，比方说像《吸血鬼》、《狼人》，像是《科学怪人:弗兰肯斯坦》这种的，包括《巫师》带火了《猎魔人》，包括《巫师》它的背景里面还有一个宇宙观，或者说是一个设定叫狂烈等等。我是说像在这些大的魔幻体系，或者说植根于民间文化的演变过程中，诞生出来这样的角色身份，可能我用角色这个词形容不太恰当的，用原型这个词形容可能也不太恰当。他们是有一些明确的分衍，在后续的故事发展中，他们开辟了新的支线。包括像《夜访吸血鬼》这些IP，其实就是扎根在《吸血鬼》这条线索里面新开辟的一些体系等等。我是想了解在国内的，比如说修仙、玄幻的这些体系里面诞生的一些新的人物角色，这些新格特征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或者说已经开辟这样的道路。包括还有欧洲中世纪，他还有一些很有意思的这种新鲜事物出现，比方说魔像，包括机关人偶，可以自动运行的机关人，他其实从历史时间点上可以算作是科学怪人的一个前身，人们对人偶的热爱，人偶作为一种玩具，渐渐地它会设置到一些机械装置，有点像一些钟表的齿轮的发条的装置和提现的装置，放进这个人偶里面，变成一种机关人偶，它可触发一些机关，比方说弹簧弹出一些妖怪，角色等等这种很好玩的东西。  
  
@Tiberium：你说这个我倒是有一个例子，就是你刚才说的机关术，实际上有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当然也不是文学中，实际上游戏里面，我刚才说的是中国的文物网络文学，实际上是有影响很大的。《轩辕剑》这个游戏里面，它把墨家和机关数，就是中国上古时代的机关数连接在一起，就赋予了整个墨子和墨家一个新的身份，他是中国上古时期使用机关数的一个正义。我觉得这是你刚才说范畴里面的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说我们是怎么去获得？怎么去去将旧的那些神话传说里面的，或者说古籍里面东西给它赋予一个新的意义，然后成为一个典型的梗，或者说某种意义上是梗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我说我能想到的一点就是说墨家的品牌跟机关术扯上关系的。  
  
@阿呆：对，您刚才说了一下子，我想到另外一个就是奇门遁甲。  
  
@Tiberium：对的，当然这个事情如果是我们把它扩展一下，我们可以看见实际上就在金庸的小说里面，他也是创造了很多的，之后这些武侠小说也好的，就是常见的那些设立，比方说五岳剑派，还比方说四方唐门的暗器这些东西，但是这可能不是金庸自己发明的，可能是还珠楼主他们发明的，就是说他创造了一个某种意义上是原材料，或者说是一个共通的世界观架构，然后在世界观架构之下，就可能各个人他会选取自己这样的一些，根据自己的需要去选取建构自己的一个世界观架构，就有点类似于开源项目里面，就是说fork这个概念， 有人可能创造了一个基本的框架，其他的程序员他根据自己的需要，他把这个框架把它fork出去，然后在上面添加一些自己的东西，保留下来，就这样的一个状态。  
  
@阿呆：对，像日本也有类似的一些非常好玩的角色，当然这些也大量是在游戏中存在，会比较吸引人，比方说只狼里面就有三兵，然后武士、忍者这些角色，包括日本的传统的一些文化游戏中，阴阳师这种概念，这都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身份角色，然后他们有一些对应的体系，包括练级，包括在社会的角色构成，他们也更加广泛地加入到了奇幻全家桶中。对，我就想说，如果中国本身就有那么多社会文化，二次开发时候会不会延展出这些线索，然后单独去开辟，方便去做文学创作，也有更多的IP的这种发掘。因为像是每一种角色，它其实除了身份对应的话，它的外形、服饰等等都有一些可对应的方式和可考证的方式，这样就会更有一些IP化的可能或者说变成游周边，变成一些游戏产业的东西。我之前是买过只狼的艺术设定集，也在很久之前买过一本只日的一个武士道的一本杂志，发现只狼里面的那些武器装备体系，每一个名称都是可考的，当然它具体的效果是有一些出入的。比方说太刀，比方大刀等等，每一个其实都是在日本的文化中，尤其是剑道的文化中，它其实都有一种对应的，包括还有一些特殊的名会，比方说九十九种武器，这个好像是人玩里面他会提到的一种武器系统的概念在里面，包括守护灵等等，它其实都是把过去的一些民间文化等等做了一个提纯，或者说做了一些结合。既有历史依据，也有现实可玩性的，作为游戏可玩性的一些遵照，因为每个角色塑造的足够完整，有一些区别度，但我们会对他们有更好的认知，这些东西更加容易被IP化。所以也是沿着这个思路，我在想中国有没有可供这种大量开发的角色，或者说您想到的可以延展的一些角色，刚刚您提到的那些我觉得都是非常有意思，可以挖掘或者说再进行单独的一个世界观和宇宙观的拓展的一种可能，包括那些流派，包括您刚刚说的墨家的机关术等等这些扩展的体系，我觉得还是很好玩的。我对国内的这些小说读的渠道，包括读的量还是很少，所以我自己也很感兴趣。  
  
@Tiberium：我觉得您说的这种文化IP的建立和拓展，包括文化这些东西的输出，可以比较庸俗的讲就是文化输出，这些东西都是属于潜力很大，元素也很多，但是现在看有没有公司能不能做出真正有竞争力的产品出来？来去把这些东西输出到国外的这样一个状态。当然我也是在游戏行业工作的一个人，所以说这个事我最近也有一些观察，我觉得这个状态实际上是慢慢在起来的，比方说典型的就是《原神》在美国，西方国家实际上相当火，玩的人是很多的，虽然说你可以认为实际上它是一个二次元日式的皮，但是我相信你在那里面，我自己没有玩过，我也不知道它里面具体的人物有哪些？其实也有很多的中国元素的输出，实际上也是很多的，我觉得西方世界包括全世界，我相信你一旦有真正有竞争力的产品，这些东西都是可以接受的。举个例子，你说(听不清02:57:21)这些东西，实际上前段时间育碧出了个游戏，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叫做《For Honor》，中国叫《荣耀战魂》，它实际上是一个格斗游戏，里面原本是三个阵营，原本一个阵营是标准西方的那种大剑的骑士形象。  
  
@阿呆：骑士。  
  
@Tiberium：对，骑士的那种形象，还有一个阵营是北欧的武士形象，还有一个就是日本武士形象。它在大概前两年，我不记得是几年，它加了一个武林，它多加一个阵营，这个阵营就叫武林，实际上是中国战士的形象，里面战士的形象有几个，也是很有特色的，有一个完全是按照你刚才说的武僧来去设计的，他是用棍子，他还有一个关刀，明显是融合了关羽跟吕布的形象的一个战士。另外一个好像是个妹子，她好像是弄的是一个双叉还是什么？我记不清楚了，她也是很典型的中国式的女性刺客的形象这样的一个角色。所以我相信这些好的文化产品，比方说游戏也好还是影视也好，还是小说也好，这种产品出来之后，这种文化形象，我觉得在西方，在整个全世界他都是慢慢地会有有一个深入人心的过程。深入人心的过程，比方说我觉得现在由于日式的《三国无双》的流行，欧美人他也能够看得出来吕布是什么样子，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拿这种大的方天画戟的，头上插着鹤罐的一个英武的形象，他就认得上面是吕布。可能你说的这种文化角色，就是这么一个状态，比方说你刚才提到的巫师，巫师把林欧仁形象，把他普遍化，那么我们大概就知道如果说有一个人穿着一身皮夹，然后背着两把剑，他可能是有一层银白的头发，可能就是Garrett。我刚才说的，比如说敞着穿着一身僧袍，拿着棍子，那就是中国的武僧，这样的一些形象，你可以说是(外文03:00:20)，你可以说是刻板印象吧。当然也可以说是文化角色，我觉得它是在中国的文化产业蓬勃发展之后，繁荣之后，是会从体系中出现。  
  
@岳路平：《元神》我玩过，刚才邓老师提到，我觉得元神大家一一般主要讨论的是他对于塞尔达传说的一个模仿。但是我觉得就像你说的，它其实也就是一个皮，因为大家都知道像任天堂，现在他御三家的主机生态遭受到了网游的很大挑战，但是《元神》它就是网游，所以说首先这就相当于是另外一个位面了，包括任天堂出的掌机，他也在是在回应智能手机生态里面的游戏环境的这种冲击，它是对冲击的一个回应。但是我觉得其实《元神》里面有几个点，我觉得它其实不光是塞尔达传说，只是看着画风非常帅的，但它其实里面还有女神异闻录，刺客信条。你可以看到很多，我印象特别深的是它地图里面有一个区块，非常的中国，这是塞尔达传说里面不是说没有，至少是不明显的。那么《元神》里面它那一块区域非常类似于中国的名山大川，有点像我们的泰山、华山、衡山这种环境，所以说我觉得《元神》走向还是非常值得期待的。然后最好玩的是《元神》，据说现在在搞什么脑机接口，据说创始人的老师是一个研究脑机接口的。对，这是刚才邓老师讲到元神我补充一点。周老师，大为老师还有没有要分享的？可能都已经是牙刷牙膏觉了。  
  
@Tiberium：如果继续在  
  
@阿呆： thank you。  
  
@岳路平： 对。  
  
@陈楸帆：我也还在听，不过我也要去弄点其他的事了，对不对？  
  
@岳路平：好，因为今天主要是照顾倪老师的美东时间，所以我们一般都不太适应早上这么早爬起来听，我们都比较适应晚上。但是对于他们美东区的就会比较吃力，所以今天是一个比较例外的，照顾倪老师的时间。如果大家没有什么聊的，我们就撤，房间先挂着。  
  
@陈楸帆：好，感谢。今天会上学到了很多东西。  
  
@岳路平：我觉得倪老师跟你说的网文剥削、欲望剥削这个话题太牛了，特别酷。  
  
@陈楸帆：但在这一方面我还要把倪老师他发的那些文章先看了再说，对不对？  
  
@岳路平：对，因为本身西方的科幻也经历过了早期的太空歌剧，就像刘慈欣这种，后来《光明王》之后慢慢的就开始心理学转向，特别是赛博朋克的时候，就越来越往内心世界里面走，对欲望的研究，这些东西我觉得特别有趣，以后有机会再分叉出来讨论。  
  
@陈楸帆：好的，期待。  
  
@岳路平：好。那么我们大家各忙各的去吧，大家散掉了之后我们就把房间关了。  
  
@陈楸帆：好，拜拜。  
  
@岳路平：拜拜。 格洛瑞亚(音译03:05:00)，你是刚起床吗？   
  
@阿呆： 我觉得我可以把这个房间转成私密的，聊聊那个 内容， 架构的事情。   
  
@岳路平： 可以。 这可以转成私密吗？我还不知道怎么设置。 怎么转？  
  
@阿呆：好像 不需要什么。  
  
@岳路平： 对，转不了。 你说什么？什么内容、价格， 什么内容？  
  
@阿呆：就内容架构 ，如何组织内容的方法。   
  
@岳路平： 对 ，那我们可以。 我还没有玩过在奇虎局里面发起一个 私密房间的玩法，你们会吗？   
  
@阿呆：我还没发起过。   
  
@岳路平： 试试看。   
  
@阿呆： 稍等，我先发一个试试。  
  
@岳路平：对。